皇清經解續編

仁12
698
25-5-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四十五　南菁書院

齊詩遺說攷八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齊詩大雅一

漢書禮樂志昔殷周之雅頌乃上本有娀姜嫄尚稷始生元王公劉古公大伯王季姜女太任太姒之德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興下及輔佐阿衡周召太公申伯召虎仲山甫之屬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揚功德既信美矣褒揚之聲盈於天地之間是以光名著於當世遺譽垂于無窮也補

文王

世說新語注荀爽曰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

武者親親之道也 補

喬樅謹據翼奉說亦以此詩爲周公所作呂覽古樂篇云周文王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與齊詩說同毛詩敘云文王受命作周也傳云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正義引易是類謀曰王比隆興始霸伐崇作靈臺受赤雀丹書稱王制命示王意又引易乾鑿度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籙應河圖云云爲證按緯學皆用齊詩知齊說亦以文王爲受命稱王也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禮記大學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補

陳錫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

漢書匡衡謝毀廟告子孫本支陳錫無疆 韋元成傳

漢書王子侯表序詩云文王孫子本支百世 補

喬樅謹案毛詩陳錫哉周傳云哉載也箋云哉始也釋文云哉本又作載哉載古今字之異春秋傳及國語周語引詩並作載史記周本紀亦同知三家詩作載字也胡承珙謂古字哉載栽竝借用此詩當訓哉爲栽栽植也此則與下文本支義相屬其說良韙禮記中庸引詩末章上天之載鄭君注云載讀曰栽謂生物也是用齊詩之訓義與毛異足證載周之載齊詩亦當訓爲栽也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漢書李尋對問曰馬不伏歷不可弓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補

喬樅謹案漢書梅福傳云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語意與李尋同知皆本齊詩說也

鹽鐵論相刺篇朝無忠臣者政闇大夫無直士者位危詩云濟濟多士意者誠任用其計非苟陳虛言而已補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禮記緇衣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鄭注緝熙皆明也言於明明乎敬其容止補

喬樅謹案穆穆文王又見大學篇引詩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

春秋繁露堯舜湯武篇天之生民非爲王也而天立王以爲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詩云殷士膚敏祼將于京侯服于周天命靡常言天之無常予無常奪也補

易林師之觀膚敏之德補

漢書敘傳不疑膚敏劉德曰膚美也敏疾也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篇曰殷士膚敏謂微子也故引以爲辭補

喬樅謹案毛傳云殷士殷侯也以殷士爲微子毛無明文此出三家詩說見漢書劉向傳白虎通及趙岐孟子注師古蓋

襲漢書舊注之語也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漢書匡衡上疏曰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

喬樅謹案漢書藝文志云少府后蒼諫大夫翼奉並傳孝經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匡衡事后蒼受齊詩此稱大雅文王詩證以孝經蓋即述其師說也

自求多福

禮記禮器鄭注詩云自求多福福由己耳補

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鑒于殷峻命不易

禮記大學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鑒于殷峻命不易鄭注師衆也克能也峻大也言殷王帝乙以上未失其民之時德亦有能配天者謂天享其祭祀也及紂爲惡而民怨神怒以失天下監視殷時之事天之大命持之誠不易也補

喬樅謹案毛詩儀鑒作宜鑒峻命作駿命文與齊異詩箋訓駿命不易爲天之大命不可改易義亦與齊詩不同

漢書翼奉上疏曰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爲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喬樅謹案翼氏引齊詩宜當作儀駿當作峻此蓋後人轉寫

依毛詩改之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禮記中庸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鄭注載讀曰栽謂生物也上天之造生萬物人無聞其聲音亦無聞其臭氣者補

喬樅謹案載魯詩作縡廣雅訓縡爲事與毛傳載事也文異義同鄭君禮注讀載爲栽從齊詩故傳也

荀悅漢紀六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補

儀刑文王萬國作孚

禮記緇衣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鄭注刑法也孚信也儀法文王之德而行之則天下無不爲信者也補

漢書刑法志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乎信也喬樅謹案禮記引作萬國是齊詩之文毛詩國作邦漢書刑法志引詩當本作國師古注言萬國皆信順是其明證邦字乃後人順毛所改耳

大明

詩汜厤樞曰午亥之際爲革命亥大明也

又曰大明在亥水始也

天難諶斯不易惟王

春秋繁露天地陰陽篇詩云天難諶斯不易惟王夫王者不可以不知天知天詩人之所難也天意難見也其道難理按春秋繁露篇中多有錯簡此節舊本在如天之爲篇武進張編修惠言讀本訂正舛誤以爲宜在天地陰陽篇補

漢書貢禹奏言曰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 補

喬樅謹案諶韓詩作訦見外傳毛詩作忱毋毛詩作無貢禹所引詩作諶與董子合蓋據齊詩也經典釋文云始貢禹事嬴公而成於眭孟嬴公爲董仲舒弟子眭孟又嬴公之弟子也今攷禹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與郎顗說合又奏欲定宗廟迭毀之禮與翼奉匡衡合皆足爲少翁治齊詩之證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詩含神霧曰大任夢長人感己生文王 太平御覽八十四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禮記表記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注昭明也上帝天也聿述也懷至也言述行上帝之德以至於多福也方四方也受四方之國謂王天下

喬樅謹案鄭君箋詩訓懷爲思與此義異

漢書董仲舒對策曰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愼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補

喬樅謹案此引詩作允懷多福者非謂人也事功也謂天之所福也 補

春秋繁露郊祭篇詩云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允懷多福多福者非謂人也事功也謂天之所福也 補

喬樅謹案此引詩作允懷多福聿允一聲之轉古以音近通

假十月之交詩中允膳夫漢書古今人表作仲術文王詩聿修厥德漢書東平王宇傳作述修其證也此句諸所引三家詩如劉向新序蔡邕答齊議高誘淮南注並同毛詩作聿懷惟班固明堂詩有允懷多福之語然觀典引云葢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足證孟堅所據齊詩文本作聿懷多福也春秋繁露引詩允當作聿爲正

文王初載

禮記中庸鄭注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栽猶植也補

喬樅謹案毛傳云載識也據鄭君此注則是讀載同栽與毛義異馬瑞辰曰中庸引詩上天之載鄭注讀載曰栽謂生物也載之得訓爲生卽此可見載才古亦通用載訓生爲人物之始猶哉通才爲草木之始始卽生也文王初載卽謂文王初生耳

在邰之陽

漢書地理志左馮翊邰陽師古曰卽大雅大明之詩所謂在洽之陽補

喬樅謹案據此知齊詩之文洽陽作邰旁從邑不從水也說文邰下亦引詩在邰之陽

文定厥祥

易林萃之噬嗑文定吉祥補

造舟爲梁

班固辟雍詩造舟爲梁補

纘女惟莘

易林大壯之隨有莘季女爲王妃后貴夫壽子母尊四海補

喬樅謹案毛傳纘繼也箋云使繼大任之事於莘國馬瑞辰曰纘當爲孈字之叚借說文孈白好也廣雅釋詁孈好也廣韻孈好容貌女之美色爲好美德亦爲好孈女謂好女猶言淑女碩女靜女皆美德之稱詩言莘國有好女倒其文則曰纘女維莘以與長子維行相屬對耳樅謂毛傳以長子爲長女今據易林語則太姒乃有莘季女也竊意齊詩說當以長子爲文王纘女惟莘長子惟行言太姒之德與文王相配猶上章言太任德配王季云乃及王季惟德之行也易云帝出乎震又云震爲雷爲長子書洪範五行傳曰夫雷人君象也

又曰雷於天地爲長子以其首長萬物與其出入也文王爲王季長子生有聖德爲天所命將君天下是卽爲天之長子故詩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而莘國之女德實與文王配又生武王復爲天之所命故下又云纘女惟莘長子惟行篤生武王保佑命爾也

篤生武王

易林臨之旅天所祚昌文以爲艮篤生武王姬受其福補

矢於牧野

易林謙之噬嗑周師伐紂戰於牧野甲子平旦天下悅喜又復

卦同補

上帝臨女無二爾心

春秋繁露天道無二篇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人孰無善善不一故不足以立身治孰無常常不一故不足以致功詩云上帝臨汝無二爾心知天道者之言也 補

喬樅謹案貢禹傳引詩作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毋與無貳與二古皆通用字

惟師尚父時惟鷹揚

易林旅之鼎文君燎獵呂尚獲福號稱太師封建齊國 補

喬樅謹案毛傳云師大師也尚父可尚可父正義引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今據易林言呂尚獲福號稱太師則知齊說以尚父爲呂望字詩連師稱之猶太師皇父之屬耳與毛傳及魯說異馬瑞辰曰父與甫同男子之美稱也宣和博古圖載周淮父卣銘曰穆從師淮父又曰對揚師淮父正與師尚父之稱相同

班固封燕然山銘鷹揚之校 補

喬樅謹案毛傳云鷹揚如鷹之飛揚也今據班固此銘以鷹揚之校與鷃虎之士對舉是以鷹揚爲二鳥班用齊詩故說與毛異馬瑞辰曰孫氏星衍云揚當讀如爾雅鸗白鷺之鸗謂如鷹與鸗作揚者淆借字耳今按後漢書高彪作箴曰尚父七十氣冠三軍詩人作歌如鷹如鸇鸇與鸗白鷺同類似亦分鷹揚爲二鷹揚猶云鷹鸇則古之說詩者蓋已以揚爲鸗之叚借矣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

詩含神霧曰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宋均曰集微揆著若緜緜瓜瓞人之初生揆其始是必將至著有天下也 初學記二十一文部

喬樅謹案民此引作人蓋唐時避太宗諱改之太平御覽六百學部引含神霧同說詳詩緯集證

自杜沮漆

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杜陽杜水南入渭詩曰自杜師古曰大雅緜之詩曰人之初生自杜漆沮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

喬樅謹案毛詩自土沮漆傳云自用土居也齊詩作杜與沮漆並爲地名攷水經渭水注云杜水出杜陽山其水南流謂之杜陽川東南流左會漆水即此詩之杜也毛詩自土當從齊詩讀爲杜古字段借耳又詩攷載漢書注引詩自杜沮漆今本漢書注譌作漆沮非是王氏經義述聞云六書音均表謂沮漆當從水經注漢書注作漆沮而以沮與父爲韻今按釋文作音先沮而後漆唐石經亦作沮漆續漢書郡國志注北堂書鈔地部文選注禹貢正義引詩並同又太平御覽地部三十引水經注正作沮漆胡三省通鑑周紀注引地理淮注亦作沮漆其有作漆沮者傳寫顛倒耳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漢書古今人表太王亶父公祖子姜女太王妃 補

易林升之艮西戎獯鬻病于我國杖策之岐以保乾德補

漢書匡衡上疏曰太王行仁邠國貴恕

禮記哀公問鄭注大王居豳爲狄所伐乃曰土地所以養人也君子不以其所養害所養乃去之岐不忍以土地之故而害之去之岐而王迹興焉補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

儀禮特牲饋食禮鄭注苦苦荼也堇屬詩云周原膴膴堇荼如飴補

爰契我龜

班固幽通賦曰算祀於契龜師古曰契刻也詩大雅緜之篇曰爰契我龜言刻開之灼而卜之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云契本又作挈師古此注亦襲舊說用齊詩之訓廣雅釋言契刻也淮南子齊俗篇越人契臂出血高誘注云契刻臂出血是契又與栔通毛傳訓契爲開當亦謂刻開其龜正義引卜師開龜注云開謂出其占書也恐非毛義

縮板以載

禮記檀弓鄭注板葢廣二尺長六尺詩云縮板以載補

喬樅謹案板毛詩作版此載字亦當讀爲栽馬瑞辰曰說文栽築牆長版也引春秋傳楚圍蔡里而栽又春秋莊二十九年左傳水昏正而栽杜注於是樹版而興作中庸栽者培之鄭注讀如文王初載之載今人名草木之植曰栽築牆立版

亦爲栽是知載卽栽也栽謂樹立其築牆長版也詩箋訓載爲承載之載失之

乃立皐門皐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

禮記明堂位鄭注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皐之言高也詩云乃立皐門皐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補

喬樅謹案班固西都賦激神嶽之嶟嶟李善文選注引毛詩曰應門嶟嶟毛字疑誤毛詩作將將魯詩作鏘鏘其作將將者葢齊詩之異文孟堅語本齊詩齊詩久亡李善所據當是舊注之文引齊詩以爲證耳禮記注引作將將疑又後人順毛而改也

乃立冢土

漢書郊祀志詩曰乃立冢土補

犬夷突矣惟其咽矣

說文口部東夷謂息曰咽詩曰犬夷咽矣補

喬樅謹案毛詩混夷駾矣維其喙矣傳云駾突也喙困也魯靈光殿賦張載注引詩昆夷突矣駾突古今文之異知三家今文駾作突也混夷卽犬夷亦作畎夷尚書大傳云文王受命四年伐犬夷鄭注云犬夷混夷也喙咽方音之轉方言饐喙咽息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或曰喙或曰饐東齊曰咽段氏說文注云釋詁郭注亦言今東齊謂息爲咽說文東夷當作東齊字之誤也馬瑞辰曰說文所引犬夷咽矣葢本齊詩咽與喙古音同部故通用喙與豗豗字亦通玉篇豗困極也

或作瘝瘝困極也亦作喙廣韻瘝困極也引詩昆夷瘝矣本亦作喙困與息義正相成呬卽維其喙矣之異文其連犬夷引之者特約舉詩詞猶引詩東方昌矣之類也

漢書匈奴傳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于岐下豳人悉從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 補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

漢書古今人表虞侯芮侯系文王世師古曰二國訟田質於文王者

喬樅謹案毛詩及三家說並言文王受命據史記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齊詩說以受命六年伐崇始稱王其說與魯家微異

尚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則稱王 左傳襄三十一年正義禮記文王世子正義 補

又曰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萌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士大夫讓爲公卿二國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也讓其所爭以爲閒田 文選注補

予聿有胥附予聿有奔奏予聿有先後予聿有禦侮

尚書大傳周文王胥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於羑里之害 補

又曰文王以閎天太公望南宮括散宜生爲四友 補

尙書君奭鄭注詩傳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毛詩正義補

喬樅謹案晉附毛詩作疏附奔輳毛詩作奔奏魯詩作奔走與齊文異鄭注尙書所稱詩傳當爲齊詩傳以尙書師說本皆齊學也詩正義引鄭注同毛詩作疏附奔走與大傳不同者此沖遠順毛詩經文改之非鄭注之舊也

棫樸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趙之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淠彼涇舟烝徒檝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春秋繁露郊祭篇天子每將興師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子之道也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其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郊辭也其下曰淠彼涇舟烝徒檝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伐辭也其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以此辭者見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補

又曰以下舊錯在四祭篇按此皆論郊與四祭無涉今訂在此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云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其下之辭曰淠彼涇舟烝徒檝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補

喬樅謹案毛詩敘云棫樸文王能官人也董子謂此篇爲文王受命郊而伐崇之事是齊詩之說異於毛矣傳以棫樸薪槱興賢人衆多得爲國家之用箋釋薪之槱之爲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主祭天而言與春秋繁露合蓋用齊說改毛也周官大宗伯注云槱積也燔柴而升煙所以報陽也詩曰薪之槱之尚書中候文立稷配注云文王受命祭天立稷以配之皆用齊詩說與董子足相證明又公羊定公八年傳何休解詁云璋者所以郊事天詩云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是也邵公多用魯詩說見魯詩遺說考此以璋爲郊事天之玉者公羊本齊學與齊詩同一師授此必公羊家師說據齊詩棫樸篇爲證故邵公述其說耳

班固典引昔姬有素雉朱鳥元秬黃黍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趙濟濟翼翼峨峨如也葢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補

喬樅謹案昭明文選以班固典引列符命令觀上文言燔瘞懸沈肅祗羣神之禮備詳其文義亦以此詩爲受命郊祭之事也

旱麓

漢書地理志漢中郡南鄭縣旱山沱水所出東北入漢補

喬樅謹案毛傳云旱山名正義不詳旱山所在據地理志則山在漢中郡詩之旱麓謂此也胡承珙曰劉昭注郡國志引華陽志云有池水從旱山來水經沔水注南鄭縣漢水右合

池水水出旱山此池水卽班志之沱水也水經又云沔水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沣水出自旱山北注之又沣水篇云沣水出漢中南鄭縣東南旱山北至安陽縣南入于沔是水經池水沣水所出之旱山同一山耳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禮記中庸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鄭注言聖人之德至于天則鳶飛戾天至于地則魚躍于淵是其明著于天地也補

喬樅謹案此言道被飛潛萬物得所之象詩箋以鳶飛喻惡人遠去魚躍喻民喜得所與禮記注義異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

禮記表記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

漢書古今人表大任王季妃生文王大姒文王妃 補

又外戚傳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

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周之興也㠯姜嫄及大任大姒而幽王之禍也淫褒姒 補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漢書五行志上文王刑于寡妻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 補

三國志魏志陳羣曰道自近始而化洽于天下詩云刑于寡

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補

喬樅謹案經典釋文敘錄云後漢陳元方亦傳齊詩羣爲元

方之子當亦傳其家學也

荀悅漢紀五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詩稱刑于寡妻至于

兄弟以御于家邦 補

皇矣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瘼

漢書班彪王命論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

之莫

案文選齊安陸昭王碑文慮深求瘼李善注云漢書引詩而

爲此瘼叔皮所引是齊詩之文今本漢書作莫葢後人依毛

詩改之耳

廼眷西顧此維予宅

漢書郊祀志詩曰廼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爲

居也 補

喬樅謹案志載丞相衡奏言承天之事莫重于郊祀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鎬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願與羣臣議定博士師丹等以爲天地以王者爲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觀視也於是衡奏議引詩云云謂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爲萬世基則此說詩之詞本於后氏故傳明矣丹事匡衡亦治齊詩者故議與匡同予宅毛詩作與宅與葢古文假借字

班固西都賦乃眷西顧實惟作京 補

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禮記樂記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

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鄭注俾當爲比聲之誤也擇善而從之曰比施延也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故受天福延于後世也 補

喬樅謹案莫毛詩作貊俾毛詩作比左傳引詩莫其德音史記樂書引詩俾于文王皆與禮記同據注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是知齊詩章首作惟此文王鄭箋毛詩本文王作王季與左傳所引文異正義以傳言唯此文王者師有異讀後人因之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是異讀之驗陳氏稽古編曰案此當以作文王者爲正此經毛無傳王肅述毛者也而注爲文王則毛本作文王可知胡承珙曰陳碩甫據公劉傳言民無長歎猶文王之無悔此毛詩作文王之證

鄭箋以文王爲王季或古本此句有涉上章維此王季而誤者案中論務本篇云詩陳文王之德曰惟此文王是所據詩亦作文王至于寶晉紀總論云至于王季能貊其德音則從鄭箋讀也

班固敘傳奕世載德貤于孫子 補

喬樅謹案施貤古通用字音義並同

無然畔換

漢書敘傳項氏畔換孟康曰畔反也換易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畔換強恣之貌猶言跋扈也詩大雅皇矣篇曰無然畔換 補

喬樅謹案毛詩畔換作畔援傳云無是畔道無是援取孟康

注蓋本齊詩之訓師古不見齊詩故以孟說爲非釋文引韓詩云畔援武強也玉篇伴字下引詩云無然伴換伴換猶跋扈也此據魯詩文鄭箋云畔援猶跋扈也卽用魯訓

無然歆羨

漢書敘傳事雖歆羨 補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

漢書地理志安定郡陰密詩密人國師古曰卽大雅所云密人不恭敢距大邦者

喬樅謹案地理志河南郡密注云故國應劭曰密人不恭密須氏姞姓之國也臣瓚曰密姬姓之國也見世本密須今安定陰密是也師古曰應瓚二說皆非也此密卽春秋僖六年

圍新密者蓋鄭地今按應劭說非而瓚說則是也孟堅明以
密爲故國師古乃以鄭邑新密當之誤矣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春秋繁露楚莊王篇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爲
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 補

漢書敘傳爰赫斯怒 補

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

禮記中庸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鄭注予我也懷歸也
言我歸有明德者以其不大聲爲嚴厲之色以威我也 補

喬樅謹案毛傳云不大聲見於色訓義亦同卽不陵弱不暴
寡之意也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春秋繁露煖燠篇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誥文王之
效天之所爲云爾 補

喬樅謹案墨子天志篇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誥文王之
以天志爲法也與董子說同賈子新書君道篇以此詩二語
爲言士民悅其德義則效而象之其義獨異

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後漢書伏湛上疏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
同姓然後謀于羣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
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鉤援與
爾臨衝以伐崇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俟時而

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

喬樅謹案齊詩說言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攷尚書大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是其事也史記周本紀先伐犬夷次伐密次敗耆國次伐邘次伐崇雖其年與書傳不次要亦爲五國也又伏惠公引詩同爾弟兄毛詩作兄弟此後人轉寫誤倒之當從齊詩作弟兄與上句仇方爲韻段氏詩經小學曰按王逸九辯注內念君父及弟兄也與上文長王煌黨並湯韻今譌爲兄弟則非韻矣

禮記明堂位鄭注崇國名文王伐崇

臨衝閑閑

漢書敘傳衝輣閑閑鄧展曰輣兵車名也

喬樅謹案詩臨衝閑閑毛傳訓臨爲臨車衝爲衝車韓詩臨衝作隆衝惠氏九經古義段氏詩經小學並以隆爲高言陷陣之車隆然高大也毛訓臨衝爲二非馬瑞辰曰按墨子備城篇言攻城十二法首列臨鉤衝梯是臨衝二者不同之證韓詩作隆衝者以臨隆二字雙聲古通用故隆衝又作衝隆淮南子兵畧篇故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拔是也當以傳訓作二車爲確椓攻鹽鐵論亦云衝隆不足爲强如以隆訓高不作車名則衝隆二字爲不辭矣班固敘傳云衝輣閑閑此即以輣當詩之臨後漢書光武紀衝輣撞城章懷注引許慎曰輣樓車也今本說文樓車作兵車淮南子云隆衝以攻高

蓋樓車高足以臨敵城而攻之故亦名臨車詩正義謂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衝者從旁衝突之稱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其說是也

是類是禡

五經異義今尚書夏侯歐陽說類祭天名地也以事類祭之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七郊類補

喬樅謹案今文尚書爲齊學則此亦齊詩說也

靈臺

詩泥麻櫃曰靈臺候天意也經營靈臺天下附也太平御覽五百說詳詩緯集證

許氏五經異義公羊說天子三臺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以觀鳥獸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囿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補

何休公羊傳解詁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徐彥疏文王受命後乃築靈臺也補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詩含神霧曰作邑于豐起靈臺毛詩正義

易林夬之頤二至靈臺文所止遊雲物備具長樂無憂補

又升之節靈臺觀賞膠鼓作仁補

班固東都賦登靈臺考休徵又靈臺詩乃經靈臺靈臺既崇
帝勤時登爰考休徵
鹽鐵論未通篇夫牧民之道除其所疾適其所安安而不擾
一使而不勞故取而民不厭役而民不苦靈臺之詩非或使之
民自爲之若斯則君何不足之有乎 補
儀禮士喪禮鄭注營猶度也詩云經之營之 補
王在靈囿
班固西都賦誼合乎靈囿
王在靈沼
班固西都賦神池靈沼往往而在 補
於樂辟雍
班固東都賦辟雍海流道德之富辟雍詩廼流辟雍辟雍湯
湯 補
喬樅謹案三輔黃圖云辟雍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義益本
之齊詩
下武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禮記緇衣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鄭注孚信也式法也
補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昭哉嗣服
大戴禮將軍文子篇詩云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
思維則故國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

子以申之盧辯注大雅下武之四章也媚茲一人謂御于天子而蒙寵愛應侯順德逢國君能成其德孝思維則此文在上章兼以說之故連言之也補

喬樅謹案大戴禮引詩當本作永言孝思昭哉嗣服觀下文云世受顯命不失厥名正申明昭哉嗣服之詞然則作孝思維則者乃後人傳寫之誤耳

漢書敘傳媚茲一人補

文王有聲

昹求厥宧

說文欠部昹詮詞也詩曰昹求厥宧補

喬樅謹案廣雅釋詁昹詞也漢書班固幽通賦昹中嗣爲庶幾借昹爲亟假借用聿與遹毛詩釋文於遹駿下不言韓詩字異則文與毛同可知說文所引是據齊詩詮詞者承上文所發端詮而繹之也高誘注淮南詮言訓云詮就也亦謂就其言而解之也馬瑞辰曰按爾雅坎律銓率也銓卽詮也皆段借字耳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

春秋繁露楚莊王篇制爲應天改之樂爲應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樂也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己以爲本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周

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
云爾故凡樂者作之於終而名之以始重本之義也 補
又郊祭篇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
崇其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 補
鹽鐵論復古篇文王受命伐崇作邑于豐武王繼之載尸以
行破商擒紂遂成王業故志大者遺小用權者離俗 補
匪革其猶聿追來孝
禮記禮器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鄭注革急也猶道也聿
遹也言文王之改作者非必欲行已之道乃追述先祖之業
來居此爲孝 補
喬樅謹案毛詩革作棘猶作欲聿作遹釋文云本作匪亟其

慾革棘亟古並通用猶古亦通欲盧文弨云周禮小行人猶
犯令者爲一書大戴禮作欲是其驗也遹聿古今字後漢書
李固傳亦作聿追來孝
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大戴禮曾子大孝篇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補
喬樅謹案禮記祭義引詩文同
鹽鐵論繇役篇文王底德而懷四夷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
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武王之伐殷也執黃鉞誓牧之野天
下之士莫不願爲之用 補
班固東都賦御明堂臨辟雍 補
漢書孝平紀贊亡思不服 補

喬樅謹案亡當作無

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

禮記坊記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鄭注度謀也鎬京鎬宮也言武王卜而謀居此鎬邑龜則吉兆正之武王築成之 補

喬樅謹案度毛詩作宅宅與度古同音段借字皇矣此惟與宅論衡初稟篇引作度宅亦度之段借也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禮記表記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鄭注芑枸櫃也仕之言事也詒遺也燕安也烝君也言武王豈不念天下之事乎如豐水之有芑矣乃遺其後世之子孫以善謀以安翼其子也君哉武王美之也 補

喬樅謹案晏子春秋內篇諫下引詩作武王豈不事詒厥孫謀以宴翼子仕者事之段借字燕與宴古相通用後漢書班彪傳引亦作宴宴亦安也翼毛詩傳箋並訓爲敬與此注義異左傳文三年引詩以燕翼子杜注曰翼成也表記正義申鄭說云翼助也謂以王業保安翼助其子孫翼助卽翼成之義詒厥孫謀詩箋云孫順也讀孫爲遜遜義與記注不同詩釋文云孫王申毛如字鄭音遜胡承珙曰據班彪引詩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此尤可爲孫讀如字之證

後漢書班彪上言曰昔成王之爲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史

佚入則太顛閎夭南宮括散宜生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卽位天下曠然太平詩云詒厥孫謀以宴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補

班固典引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補

善化劉鐸
湘陰吳宗實校

南菁書院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齊詩遺說攷九

齊詩大雅二

生民

厥初生民時惟姜嫄

履帝武敏歆

五經異義詩齊魯韓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引詩傳曰后稷母姜嫄出見大人蹟而履踐之知於身生后稷索隱以史所引出詩緯詩正義引河圖云姜嫄履大人迹生后稷中候稷起云蒼耀稷生感迹昌苗興云稷之迹乳是諸緯候說並與齊詩同

漢書敘傳厥初生民 補

古今人表姜嫄帝嚳妃生棄 補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后稷母姜嫄履天之跡而生后

稷后稷長於邰土播田五穀 補

實穎實粟

班固西都賦五穀垂穎 補

喬樅謹案毛傳云穎垂穎也訓義亦同

即有薿家室

漢書地理志右扶風薿周后稷所封師古曰薿讀與邰同 補

喬樅謹案薿薿魯詩作台毛詩作邰史記周本紀弃母有邰氏

女正義曰邰亦作薿同

惟秬惟秠

班固典引昔姬有元秬黃鬈之事 補

或春或抌

儀禮有司徹鄭注挑讀如或春或抌之抌字或作挑者秦人

語也今文挑作抌賈公彥曰讀从詩或春或抌 補

喬樅謹案周禮地官女春抌二人注云女奴能舂與抌者抌

抒臼也詩云或春或抌皆據齊詩文也抌毛詩作揄葢抌之

叚借馬瑞辰曰說文舀抒臼也引詩或簸或舀簸當爲舂之譌舀或

作抌舀抌是舀抌本一字揄舀一聲之轉

取蕭祭脂

禮記郊特牲鄭注蕭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詩云取蕭

祭脂 補

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禮記表記詩云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鄭注兆郊之祭處也迄至也言祀后稷于郊以配天庶以其無罪悔乎福祚傳世以至于今 補

喬樅謹案兆毛詩作肇字與齊異上文以歸肇祀毛傳訓肇爲始箋云肇郊之神位也讀肇爲兆是據齊詩易毛肇者古文段借字商頌肇域彼四海箋云肇當作兆此不言者文畧耳周官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注云兆爲壇之營域說文作垗段氏注云今周禮作兆許作垗蓋故書今書之不同也又尚書大傳兆十有二州古文堯典作肇此古文段借之驗

行葦

班彪北征賦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 補

喬樅謹案據此知齊詩說亦以行葦爲公劉之詩與魯韓同義

洗爵奠斝

禮記明堂位鄭注斝畫禾稼也詩曰洗爵奠斝 補

既醉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禮記坊記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鄭注言君子饗燕非專爲酒肴亦以觀威儀講德美 補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禮記緇衣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鄭注攸所也言朋友以
禮義相攝補
孝子不匱
禮記坊記詩云孝子不匱鄭注匱乏也孝子無乏止之時補
鳧鷖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
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易林大有之離鳧鷖遊涇君子以寧復德不愆福祿來成夬之
蒙同惟復德作履德爲異補
喬樅謹案毛詩箋云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是以
公尸燕飲爲繹而賓尸攸爾雅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夏

曰復肜此云復德卽復肜之義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
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易林噬嗑之中孚璚英朱草仁政得道鳧鷖在渚福祿來下
補
又同人之剝文山紫芝雍梁朱草長生和氣王以爲寶公尸
侑食福祿來處補
又蠱之渙紫芝朱草生長和氣公尸侑食福祿來下補
喬樅謹案此詩公尸鄭箋以首章爲祭天地次章爲祭宗廟次章爲祭四方
萬物三章爲祭天地四章爲祭山川社稷末章爲祭七祀宋
儒譏其臆說然據毛詩敘云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

祖考安樂之也以神祇與祖考並舉則毛釋此詩斷非專指宗廟而言詩正義申毛以五章皆屬宗廟失之矣鄭君于詩兼通三家箋說以鳧鷖五章分配宗廟天地社稷及四方羣祀必非無據馬瑞辰傳箋通釋以爲古者祭天地社稷雖皆有尸然不聞有賓尸之禮繹而賓尸惟於宗廟見之決此詩爲宗廟繹祭樅謂馬說亦未審周頌絲衣序云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正以序言賓尸不明爲何祭之尸故特著此語杜佑通典引劉向五經通義曰靈星爲立尸故云絲衣其紑會弁俅俅言王者祭靈星公尸所服之衣也是子政亦以絲衣賓尸即爲靈星之尸攷史記封禪書云漢興八年或曰周興而邑邰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續漢書祭祀志云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舊說星謂天田星也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即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又古今注云元和三年初爲郡國立稷及祠社靈星禮器是古者靈星之祀與社稷爲類祭靈星有繹賓尸之禮則祭天地社稷及方祀羣祀之皆有賓尸亦足以明矣今按易林有璹英朱草仁政得道之文是蓋以王者德至天地天下太平符瑞並臻則三章鳧鷖在渚之爲祭天地此亦其確證也

嘉樂

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禮記中庸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

佑命之自天申之鄭注憲憲興盛之貌保安也佑助也補

喬樅謹案孔氏正義云毛詩本文憲憲爲顯顯與此不同者

齊魯韓詩與毛詩不同故也陸氏釋文云嘉詩本作假音同

假嘉也皇音加善也又佑字毛詩作右

漢書董仲舒對策曰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于

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義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

飾也五者修飾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

及羣生也補

漢書刑法志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書曰立功立事可以

永年言爲政而宜於民者功成事立則受天祿而永年命所

謂一人有慶萬民賴之者也補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

後漢書郎顗拜章曰天自降福子孫千億補

易林比之泰長生無極子孫千億補

穆穆煌煌

班固明堂詩穆穆煌煌補

喬樅謹案煌煌毛詩作皇皇

不騫不忘率由舊章

春秋繁露郊語篇詩云不騫不忘率由舊章舊章者先聖人

之故文章也率由各有修從之也補

喬樅謹案騫與愆通見文選劉越石扶風歌李善注毛詩作

愆劉向說苑引詩又作僉僉攷釋元應眾經音義云僉古文寒

遐二形韜文作謷今作愆又列子黃帝篇无愆釋文云愆本
又作騫是愆騫通用之證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仇匹
春秋繁露楚莊王篇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
矣詩云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仇匹此之謂也
補
喬樅謹案仇匹毛詩作羣匹與齊詩文異
受福無疆
漢書禮樂志受福無疆補
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漢書五行志中之上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補

易林家人之臨節情省欲賦斂有度家給人足公劉以富補
廼積廼倉廼裹餱糧于橐于囊
鹽鐵論取下篇公劉好貨居者有積行者有囊補
弓矢斯張
易林大壯之明夷弓矢斯張補
豳居允荒
漢書匈奴傳夏道衰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補
易林升之泰公劉之居大王所業補
芮鞫之即
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汧本注雍州汧水出西北入渭芮水出

西北東入涇詩芮鞫本又作汭周禮職方氏注引詩正
喬樅謹案詩釋文云芮鞫本又作汭雍州川也
作汭隄之卽師古漢書注云隄讀與鞠同韓詩作芮隄然則
韓與齊文同矣周禮注所引蓋據魯詩陳氏見洮云玉篇水
外曰埒又埒古岸也當以此爲正鞫段借字也
洞
酌彼行潦挹彼注茲
鹽鐵論和親篇政有不從之教而世無不可化之民詩云酌
彼行潦挹彼注茲故公劉處戎狄戎狄化之大王去豳豳民
隨之周公修德而越裳氏來補
喬樅謹案揚雄博士箴云公劉挹行潦而濁斯清與此意

合是三家說同
凱弟君子民之父母
禮記孔子閒居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鄭注凱弟樂易也
補
喬樅謹案表記引詩二語而釋之曰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
之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爲民父母矣毛
傳卽用表記語知三家亦皆同也禮記釋文云凱本又作愷
弟本又作悌大戴禮衞將軍文子篇引作愷悌
漢書刑法志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師古曰大雅泂酌之
詩也言君子有和樂簡易之德則其下尊之如父親之如母
也補

卷阿

如圭如璋 補

漢書敘傳威儀之盛如圭如璋

鳳皇鳴矣于彼高崗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雍雍喈喈

易林觀之謙高崗鳳皇朝陽梧桐雍雍喈喈菶菶萋萋陳辭不多以告孔嘉 補

又大過之需大樹之子百條其母當夏六月枝葉盛茂鸞皇以庇召伯避暑翩翩偃仰甚得其所 揆之同 補

又乾之姤政不暴虐鳳皇來舍四時順節民安其居 賁卦同 補

矢詩不多惟以遂歌

喬樅謹案易林言陳辭不多以告孔嘉正釋此詩二語矢卽陳也義見爾雅釋詁汲冢紀年云成王三十三年遊於卷阿召康公從今據易林有當夏六月語則卷阿之遊正在六月詩言飄風自南實紀來遊之候非興辭也

民勞

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故義之服無義疾

鹽鐵論論勇篇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故義之服無義疾

於原馬艮弓德之召遠疾於馳傳重驛 補

無縱詭隨以謹無良

後漢書陳忠疏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穴氣洩鍼芒是以明者愼微智者識幾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李賢注詩大雅也言詭誕委隨

之人不可縱宜卽罪之用謹勑不善之人也 補

喬樅謹案廣雅釋訓詭隨小惡也陳忠引詩意主懲小以儆大與廣雅之訓正合

柔遠能邇

漢書敘傳柔遠能邇 補

後漢書班超上書曰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補

板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

禮記緇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鄭注上帝喻君也板板辟也卒盡也癉病也此君使民惑之詩 補

喬樅謹案詩釋文云卒癉本又作憚沈本作癉攷韓詩外傳引詩作下民瘁癉是二字皆訓爲病此以卒訓盡文義與韓並異又按板板辟也辟卽僻字義見爾雅

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禮記坊記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鄭注先民謂上古之君也詢謀也芻蕘謂下民之事也言古之人君將有政教必謀之於庶民乃施之 補

喬樅謹案此與詩箋義異

鹽鐵論刺義篇多見者博多聞者知距諫者塞專已者孤故謀及下者無失策舉及下者無頓功詩云詢于芻蕘 補

誘民孔易

禮記樂記詩云誘民孔易鄭注誘進也孔甚也補

喬樅謹案韓詩外傳引詩文同毛詩誘作牖傳云牖道也正義以牖與誘古字通馬瑞辰曰說文羑相誄呼也从𠂤羑或作誘古文作羑羊部又曰羑進善也文王拘羑里在蕩陰是訓道訓進皆當以羑爲正字顧命天受羑若馬注羑道也其正字也作誘者羑之或體羑或借牖猶羑里尚書大傳史記皆作牖里也

介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宣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

漢書諸侯王表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衞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志曰介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宣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

喬樅謹案毛詩介作价毋作無與齊詩微異馬瑞辰曰毛傳价善也鄭箋价甲也按介卽价之省文介夯古通用爾雅介大也又曰介善也方言說文竝曰夯大也介人爲善人卽爲大人與下文大師大邦大宗爲一類若訓爲被甲之人則不類矣大師宜謂大眾大師惟垣猶云眾志成城也荀子君道篇曰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則亡詩云介人惟藩大師惟垣此之謂也蓋引詩介人惟藩以證好士而

榮大師惟垣證上愛民而安毛詩出於荀卿其訓大師當與之同鄭箋讀大如泰以大師爲三公正義以箋釋傳誤矣

易林頤之漸姬棄姜望爲武守邦藩屏燕齊周室以疆子孫億昌 補

敬天之怒不敢戲豫

後漢書郎顗傳條對曰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 補

喬樅謹案丁鴻上封事引詩詩同

蕩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大戴禮衞將軍文子篇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盧辯曰大雅蕩首章也 補

會是强圉會是掊克

漢書敘傳會是强圉掊克爲雄

喬樅謹案强圉毛詩作疆禦傳云疆梁禦善也攷楚詞離騷澆身被服强圉兮王逸注云强圉多力也叔師說詩多據魯說班用齊詩之文同魯作强圉是三家之訓皆與毛異王氏念孫云禦亦强也字或作圉圉逸周書謚法篇威德剛武曰圉春秋繁露必仁且智篇曰其强足以覆過其禦足以犯詐是禦與强同義昭元年左傳曰疆禦已甚十二年傳曰吾軍帥疆禦皆二字同義非疆梁禦善之謂也

不明爾德旧亡背亡仄爾德不明旧亡陪亡卿

漢書五行志詩云爾德不明旧亡陪亡卿不明爾德旧亡背

亡仄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也

案五行志中之下引傳如此志言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傳族子勝其傳與劉向同則志所載傳皆本始昌也始昌傳齊詩則此齊說也下放此

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

易林賁之坤帝辛沈湎于酒商滅其墟補

式號式謼

漢書敘傳班伯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于酒

案班伯少受詩於師丹漢書儒林傳云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

如蜩如螗如沸如羹

漢書五行志詩云如蜩如螗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憒亂則不能治海內師古曰謂政無文理虛言蹲沓如蜩螗之鳴湯之沸溍羹之將孰也

喬樅謹案師古此注蓋襲用舊說齊詩之義故與毛詩傳箋異解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漢書外戚傳成帝報許后曰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師古曰大雅蕩之篇也老成人舊故之臣也典刑常法也言周亂之時不用舊法以至傾危補

喬樅謹案成帝嘗從伏理受詩理者匡衡弟子也見漢書儒林傳及陸璣草木疏後漢書伏湛傳亦稱理名儒以詩授成帝則此所引爲齊詩明矣

鹽鐵論遵道篇上自黃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敎謹庠序崇仁義立敎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補

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

鹽鐵論結和篇語曰前車覆後車戒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矣補

漢書傳贊梅福之辭合於大雅雖無老成尚有典刑殷鑒不遠夏后所聞補

抑

抑抑威儀惟德之隅

漢書馮奉世傳贊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補

喬樅謹案抑抑威儀句又見班固辟雍詩惟德之隅句又見漢書敘傳攷隸釋載漢酸棗令劉熊碑作惟德之偶偶者隅之段借亦三家之異文

有梏德行四國順之

禮記緇衣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鄭注梏大也直也補

喬樅謹案抑抑威儀句又見班固辟雍詩惟德之隅句又見漢書敘傳攷隸釋載漢酸棗令劉熊碑作惟德之偶偶者隅之段借亦三家之異文

有梏德行四國順之

禮記緇衣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鄭注梏大也直也補

喬樅謹案毛詩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者著也王者春秋繁露郊祭篇詩曰有覺德行傳云覺直也箋云有大德行則天有明著之德行於世則四方莫不響應風行善於彼矣補

下順從其政訓義與記注同又斯干詩有覺其楹毛傳云有覺言高大也箋云覺直也直大傳箋互訓其義相成馬瑞辰曰按爾雅梏直也廣雅覺大也覺與梏雙聲爾雅釋文梏郭音角卽讀同覺釋名云上敎下曰告告覺也使覺悟知己意也以覺告同音爲義故通用梏卽覺之叚借也說文覺悟也从見學省聲直正見也从十目𠂤𠂤讀若隱蓋以十目燭隱則見之審必能正曲也是覺悟與正直義本相通又爾雅梗直也方言梗覺也皆覺有直義之證春秋繁露釋詩取著明之義與直大義亦相通

敬愼威儀惟民之則

漢書匡衡疏曰臣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體也正躬儼恪臨眾之儀也嘉惠和悅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愼威儀惟民之則

喬樅謹案漢書五行志中之上引詩文同惟民之則句又見禮樂志安世房中歌

誥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鹽鐵論世務篇事不豫辦不可以應卒內無備不可以禦敵詩云誥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故有文事必有武備補

喬樅謹案誥毛詩作質傳云質成也魯韓詩並作告馬瑞辰

曰質與詰不相通詰當爲詰字之譌蓋質與折雙聲質與詰疊韻古並通用士冠禮質明行事說文引作哲明行事哲从折聲是質通折之證也古文哲从三吉作嘉或省作詰又通作詰小爾雅詰朝明旦也詰卽哲之叚借亦與質同故爲明旦此質通詰之證也三家詩蓋作詰爾民人後以形近而譌爲詰又省作告耳爾雅釋言詰誓謹也據周官大司寇詰四方鄭注詰謹也是知爾雅詰亦詰字形近之譌與此詩詰譌爲詰者正同至漢書刑法志以刑邦國詰四方顏師古曰詰字或作誥誥謹也蓋後人據誤本爾雅而改耳詩詰爾民人與下句謹爾侯度同義詰亦謹也喬樅又案不虞毛傳訓爲非度韓詩外傳及說苑引詩亦皆以不虞爲敗度之事與毛

意合今據鹽鐵論云云則知齊詩之義以不虞爲非常寇盜鄭箋釋用戒不虞爲用備不億度而至之事蓋用齊說

愼爾出話敬爾威儀

禮記緇衣詩云愼爾出話敬爾威儀鄭注話善言也補

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鄭

禮記緇衣詩云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鄭注玷缺也言圭之缺尙可磨而平之言之缺無如之何補

班固幽通賦庶斯言之不玷

無易由言

鹽鐵論散不足篇無易由言不顧其患患至而後默晚矣補

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禮記表記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鄭注讎猶答也補

漢書王商等傳贊無言不讎補

春秋繁露郊事篇詩云無德不報補

喬樅謹案張安世傳引詩二語同無德不報句又見宣帝紀引詩

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

禮記中庸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鄭注相視也室西北隅謂之屋漏視女在室獨居者猶不愧于屋漏屋漏非有人也況有人乎補

喬樅謹案毛詩箋云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於奧既畢改設饌於西北隅而厞隱之處此祭之末也馬瑞辰曰屋漏之義說者不一有以爲當室之白日光所漏者有以爲撤厞供諸喪用直雨則漏者惟箋以屋爲小帳訓漏爲隱今按詩下云無曰不顯承上屋漏言之是屋漏皆隱蔽之義爾雅釋言厞陋隱也陋漏古同音通用屋漏卽厞陋耳特牲饋食禮曰佐食徹尸薦俎敦設於西北隅几在南厞用筵注云厞隱也少牢饋食有司徹曰有司官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右几厞用席注云古文厞作菲案厞與菲雙聲菲與屋蔓韻菲又通作蔽詩翟以朝周官註引作翟蔽蓋因設饌西北隅以席蔽之如幄爲厞隱之地因名其地爲厞陋又名屋漏屋本覆帳之名因凡覆於上者通謂之屋屋與隱雙聲是知屋亦隱也箋上釋屋漏下卽云厞隱之處則是以厞陋卽屋漏矣楚詞

九歌隱思君兮陫側陫讀如厞側讀如側陋之側高誘注淮南子云側伏也伏謂隱伏側陋又作側微微卽隱之義說文微隱行也側陋側微皆謂隱藏不出者是知詩言屋漏書言側陋爾雅言厞陋楚詞言陫側其義一也曾子問當室之白蓋謂室中當戶明處並未以爲室之西北隅也孔疏引以證當室之白爲屋漏誤矣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禮記中庸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鄭注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思皆聲之助言神之來其形象不可億度而知事之盡敬而已況可厭倦乎 補

淑愼爾止不愆于儀

禮記緇衣詩云淑愼爾止不愆于儀鄭注淑善也愆過也言善愼女之容止不可過于禮之威儀也 補

喬嶽謹案愆毛詩作愆氓詩匪我愆期釋文愆字又作愆蕩詩既愆爾止釋文愆本又作愆攷說文愆過也从心衍聲或從寒省作寒籀作愆釋元應眾經音義云愆古文寒遞二形籀文作愆今作愆同

投我以桃報之以李

鹽鐵論和親篇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未聞善往而有惡來者 補

喬嶽謹案鄭箋云此言善往則善來人無行而不得其報也與鹽鐵論義合墨子兼愛篇云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讎

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卽此言愛人者必見愛而惡人者必見惡也語意亦同

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易林巽之節嬰兒孩子未有知識彼童而角亂我政事損之大畜同補

溫溫恭人惟德之基

禮記表記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補

喬樅謹案溫溫恭人句又見玉藻注引詩籍曰未知亦既抱子

漢書霍光傳詩云籍曰未知亦既抱子補

喬樅謹案籍毛詩作借

誨爾忳忳

禮記中庸鄭注肫讀如誨爾忳忳之忳補

喬樅謹案忳忳毛詩作諄諄釋文云諄本又作訰訰字蓋魯韓異文此注所引據齊詩之文也後漢書班固西都賦命夫諄誨故老文選作惇誨孟堅用齊詩惇誨之語卽本此篇字本作忳後人轉寫改忳爲惇又改惇爲諄以合於毛詩之文耳鴻範五行傳鄭注引詩誨爾純純純純卽忳忳以形近而譌也

桑柔

我生不辰

易林大過之泰我生不辰補

降此蟊賊稼穡卒痒

易林同人之節螟蟲爲賊害我稼穡盡禾殫麥秋無所得豫之謙同補

惟此惠君民人所瞻

禮記祭統鄭注詩云惟此惠君民人所瞻補

人亦有言進退惟谷

曹大家班固幽通賦注大雅曰人亦有言進退惟谷此敬慎之戒也文選李善注引補

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禮記坊記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鄭注言民之貪爲亂者安其荼毒之行惡之也補

貪人敗類

漢書宣六王傳贊詩云貪人敗類補

雲漢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嗚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珪璧既卒寧莫我聽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祖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春秋繁露郊祀篇周宣王時天下大旱歲惡甚王憂之其詩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嗚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珪璧既卒寧莫我聽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祖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

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宣王自以爲不能乎后稷不申乎上帝故有此災有此災愈恐懼而謹事天補

喬樅謹案毛詩正義云宣王遭旱早晚及旱年多少經傳無文皇甫謐以爲宣王元年不藉千畝虢文公諫而不聽天下大旱二年不雨至六年乃雨謐之此言無所憑據今攷論衡須頌篇云成湯遭旱周宣亦然然而成湯加成宣王言宣无妄之災不能虧政觀仲任以成湯與周宣並舉湯有七年之旱則宣王遭旱積至五年其說固非無據董子引詩饑饉荐臻再也見爾雅釋言毛詩荐作薦傳訓薦爲重爾雅釋天又曰仍饑爲荐釋文云荐本作薦又釋詁訓薦爲臻訓臻仍爲乃以薦臻二字互訓則臻亦仍也詩言薦臻猶言頻仍耳

其下六章曰胡寧瘨我以旱釋文引韓詩作疹云重也是遭旱之非止一年毛與三家之說皆同矣嗚呼毛詩作於乎蘊隆蟲蟲韓詩作鬱隆烔烔耗斁毛詩作耗敝與此文異后稷不克箋云克當作刻刻識也是我先祖后稷不識知我之所困此則以不能乎后稷與不中乎上帝皆爲自責之詞於義尤協

易林明夷之大有陽旱爲災雖耗无憂補

荀悅漢紀六稱消災復異則有周宣雲漢甯莫我聽補

靡有子遺

漢書高惠文功臣表靡有子遺耗矣補

赫赫炎炎

易林乾之睽陽旱炎炎傷害禾穀稿人無食耕夫嘆息補

漢書敘傳赫赫炎炎補

旱魃爲虐

易林小畜之中孚魃爲災虐又革之豐旱魃爲虐補

嵩高

嵩高惟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爲周之翰

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禮記孔子閒居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爲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鄭注峻高大也翰幹也言周道將興五嶽爲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爲周之幹臣天下之蕃衛宣德于四方以成其王功此宣王詩

也補

喬樅謹案禮記正義曰按詩嵩高之篇甫侯及申伯甫侯謂呂侯也與申伯俱出伯夷之後又詩蒸民稱仲山甫之賢與嵩高生甫及申全別此云仲山甫者按鄭志注禮在先未得毛詩傳然則此注在前故以甫爲仲山甫後箋詩乃得毛傳故與禮別也又毛詩正義曰箋定以甫爲甫侯而孔子閒居引此詩注以甫爲仲山甫者案外傳稱樊仲山甫則是樊國之君必不得與申伯同爲岳神所生注禮之時未詳詩意故耳樅謂正義說非也攷後漢書張衡應閒曰申伯樊仲實幹周邦亦以甫爲仲山甫與鄭君記注合平子用魯詩鄭君用齊詩是魯齊說同蔡邕薦太尉董卓表云輔佐重臣國之楹

棟生應期運稟氣山岳是故申伯山甫列于大雅蔡邕亦習
魯詩者並以申甫爲申伯仲山甫又司空楊公碑云昔在申
呂匡佐周宣崧高作誦大雅揚言是申呂卽此詩之申甫也
尚書呂刑禮記引作甫刑尤其明證張衡司徒呂公誄云四
嶽在虞傅士佐禹克厭天心姓姜氏呂登是南邦以家以處
降及于周穆侯作輔登受八命奚職靡傾據此則樊仲山甫
亦係出有呂同爲四嶽之裔故詩言惟嶽降神生甫及申也
孔氏正義以樊仲山甫是樊國之君必不得與申伯同爲岳
神所生何疏於考據耶困學紀聞謂仲山甫猶儀禮所謂伯
某甫甫與父同若以仲山甫爲甫則尹吉甫程伯休父亦可
言甫矣伯厚不知樊仲氏呂詩之申甫卽申呂安相駁難其

說愈失之
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周至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
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
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 補
易林大壯之兌嵩高岱宗峻直且神 補
于邑于謝南國是式
漢書地理志南陽郡宛故申伯國有屈申城
案潛夫論云四嶽伯夷以封申呂裔或封于申城在南陽宛
北序山之下引是詩二語爲證說與此合
不顯申伯王之元舅
漢書外戚恩澤侯表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 補

烝民

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

後漢書郎顗上書曰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宣王是賴以致雍熙補

喬樅謹案赫赫毛詩作嘵嘵此據齊詩故文與毛異

漢書刑法志有司無仲山甫將明之材補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禮記中庸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鄭注保安也補

班固離騷敘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爲貴矣補

漢書司馬遷傳贊夫惟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補

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詩曰夙夜匪解彊勉之謂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補

荀悅漢紀二十八詩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一人者謂天子也補

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大戴禮衞將軍文子篇不畏彊禦不侮矜寡補

春秋繁露精華篇此亦春秋之不畏彊禦也補

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一
禮記表記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
甫舉之愛莫助之鄭注輶輕也鮮罕也儀匹也圖謀也愛猶
惜也言德之輕如毛耳人皆以爲重罕能舉行之者作此詩
者周宣王之大臣也言我之匹謀之仲山甫則能舉行之美
之也惜乎時人無能助之者言賢者少 補
喬樅謹案德輶如毛句又見禮記中庸篇引詩
春秋繁露玉英篇匹夫之反道以除咎尚難人主之反道以
除咎甚易詩云德輶如毛言其易也 補
班固幽通賦乃輶德而無累曹大家曰輶輕也輶德德輕而
易行也 補

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
鹽鐵論險固篇仲山甫補袞職之闕 補

韓奕

諸娣從之祁祁如雲
儀禮士昏禮鄭注從者謂姪娣詩諸娣從之祁祁如雲 補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
易林井之需大夫祈父无地不涉爲吾相土莫如韓樂可以
居止長安富有 同人之需 同 補
喬樅謹案易林兩引此詩並作祈父本又作行父蓋字之誤
也漢書古今人表韓侯蹶父並次宣王世列上之下則齊詩
文同毛作蹶父可知而易林言大夫祈父者蓋蹶父爲司馬

之官尚書稱司馬亦曰圻父圻祈古通詩祈父予王之爪牙毛傳云祈父司馬也司馬掌甲兵征伐之事故言孔武也

魴鱮詔詔

易林離之中孚魴鱮詔詔利來無憂睽之泰困之晉同補

喬樅謹案詔詔毛詩作甫甫傳云甫甫然大也甫詔同音通用廣雅釋訓云詔詔大也訓義並同

因時百蠻

班固東都賦內撫諸夏外接百蠻補

江漢

武夫潢潢經營四方

鹽鐵論繇役篇詩云武夫潢潢經營四方故飭四境所以安中國也補

喬樅謹案潢潢毛詩作洸洸傳云洸洸武貌洸洸當爲僙僙之叚借爾雅釋訓洸洸武也釋文云舍人本作僙音同攷古文苑班固車騎將軍竇北征頌光光神武注引詩武夫僙僙音光武勇貌是三家詩作武夫僙僙也北征頌光光當本作僙僙故注引詩武夫僙僙爲證鹽鐵論潢潢蓋僙僙之譌字玉篇人部云僙作力貌與趯同又走部云趯趯武貌

明明天子令問不已

禮記孔子閒居詩云明明天子令問不已鄭注令善也言以名德善聞天乃命之王也不已不倦止也補

弛其文德協此四國

禮記孔子閒居詩云弛其文德協此四國鄭注弛施也協和也補

喬樅謹案弛毛詩作矣春秋繁露引詩亦作弛其文德與禮記同協毛詩作洽

春秋繁露竹林篇詩云弛其文德洽此四國補

喬樅謹案洽卽協字之叚借板詩民之洽矣左傳及列女傳並引作協

常武

王命卿士南中大祖

漢書古今人表南中次周宣王世列上之下

喬樅謹案毛傳云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甫爲大師鄭箋云南仲文王時武臣也宣王之命卿士爲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爲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馬瑞辰曰毛公以出車詩南仲爲文王時人此詩南仲別爲宣王時人漢書古今人表作南中卽此詩之南仲也白虎通爵篇曰王制爵人于朝與眾共之引詩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又引禮祭統古者人君爵有德必於大祖是亦以詩南仲大祖爲命於大祖義本三家詩與毛說同史記夏本紀夏之後有男氏世本作南路史禹之後有南氏後有南仲翊宣王以中興是南仲實爲南氏至大師皇父據竹書紀年幽王元年王錫大師尹氏皇父命則皇父實爲尹氏卽二章所云王謂尹氏也安得以南仲爲大祖箋說之誤可知矣正義云南仲爲卿士未知於六官何卿案積

古齊鐘鼎款識載無專鼎銘曰王格于周廟燔于圖室司徒南仲右所謂南仲當卽宣王時臣則南仲實爲司徒周官大司徒職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南仲蓋命以治徒庶之事喬樅攷後漢書麗寥傳馬融上書曰昔周宣玁狁侵鎬及方而宣王立中興之功扞城有虓虎之助是以赫赫南仲列在周詩馬融以出車六月並爲宣王之詩與漢書匈奴傳說合蔡邕諫伐鮮卑議云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玁狁威荆蠻應劭風俗通云詩美南仲閎如虓虎是齊魯韓三家詩說皆以南仲爲宣王之將也

整我六師以修我戎 補

班固封燕然山銘爰該六師 補

喬樅謹案李賢注引此詩二語爲證

命程伯休父

漢書古今人表程伯休父次宣王世列上之下 補

如霆如雷

漢書敘傳王師雷起霆擊朔野 補

進厥虎臣

漢書敘傳虎臣之俊 補

闞如虓虎

班固賓戲七雄虓闞 補

王師驒驒

漢書敘傳王師驒驒鄭氏曰驒驒盛也

案此卽王旅驒驒之異文而師古詆鄭爲非轉引四牡驒驒
駱馬爲解誤矣

徐方旣倬

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詩云徐方旣倬許其慕諸夏也
喬樅謹案倬毛詩作來顏師古云倬古來字

徐方來庭

漢書敘傳龍荒幕朝莫不來庭補

瞻卬

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

易林離之萃苛政日作螟食華葉割下啖上民被其賊補

召旻

如彼歲旱草不黛茂

班固幽通賦枝葉黛而靈茂補

喬樅謹案黛茂毛詩作潰茂傳云潰遂也箋云潰茂之潰當
作彙彙茂貌攷韓詩外傳引草不潰茂字與毛同惟齊詩作
彙茂孟堅幽通賦語本此詩鄭箋是用齊詩改毛故與孟堅
所據文同蕭該漢書音義引服虔曰彙音近卉玉篇彙胡貴
反潰與彙蓋以音近假借

善化劉鐸
湘陰吳宗賓校

南菁書院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齊詩遺說攷十

齊詩頌一

漢書禮樂志自夏以往其流不可聞已殷頌猶有存者周詩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具焉其威儀足以充目音聲足以動耳詩語足以感心故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論其數而法立是以薦之郊廟則鬼神饗作之朝廷則羣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聽者無不虛己竦神說而承流是以海內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光輝日新化上遷善而不知所以然至於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應降

周頌

清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

伏生尚書大傳皋繇謨篇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故欲其清也其歌之呼也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於者嘆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鄭注烈業也呼出聲也肅雝顯相四海敬和明德來助祭補

喬樅謹案漢書儒林傳伏生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水經注河水篇據伏生墓碑言伏生撰五經尚書大傳是伏生遭秦兵焚壁藏亡佚獨以尚書教授其始未嘗不兼通五經也伏生齊人於詩亦當治齊學儒林傳云伏理治齊詩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丹之學理卽伏生八世孫也後漢書伏湛傳云初自伏生以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爲伏不鬬云知伏氏雖世傳尚書其實兼傳齊詩伏理師事匡衡別自名家要自伏生以後所治詩亦無非齊學不自伏生始也伏氏傳齊詩而理更受詩於匡衡此如歐陽生傳尚書而其子更受書於倪寬漢人最重家學世世轉相傳授蓋欲其益明耳諸齊以詩貴顯者皆固之弟子惟夏侯始昌最明傳后蒼以授匡衡始昌通五經受尚書於夏侯都尉以傳族子勝勝傳從兄子建爲尚書大小夏侯氏之學都尉者伏生再傳弟子也是今文尚書與

后蒼之詩皆爲齊學師承之同從可知矣

又洛誥篇廟者貌也以其貌言之也宮室中度衣服中制犧牲中辟殺者中死割者中理搏弁者爲文鬠髦者有容棘栫者有數太廟之中續乎其猶模繡也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於周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伋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及執俎抗鼎執刀執匕者負扆而歌憤於其情發於中而樂節文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補

喬樅謹案此即周頌清廟詩義毛詩敘云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與咎繇傳言清廟頌文王之德說合洛誥有禋于文王武王之事故傳兼文武而言周始宗祀文王作清廟之詩蔡邕月令論所謂取其宗祀之貌曰清廟是也其後祖文王而宗武王亦奏清廟之詩以祀武王至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之重祭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亦得升歌清廟之詩禮記祭統及明堂位所言其明證也

禮記仲尼燕居升歌清廟鄭注清廟頌文王之德補

喬樅謹案續漢書祭祀志下劉昭注引東觀書東平王蒼議稱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也所引詩傳疑爲齊詩傳故其說與鄭君禮注合又謝沈後漢

書載蒼上言引大雅曰昭哉來御繩其祖武亦與毛詩昭茲來許文異公羊文九年傳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左氏隱二年傳注引作禦夷狄者不一而足也許御同音通用訓義亦同公羊氏齊學以許爲禦足見齊詩來許亦或作來御也

儀禮士虞禮鄭注顯相助祭者也顯明也相助也詩云於穆清廟肅雍顯相補

班固奏記薁清廟之光輝當時之俊彥也補

班固典引於穆猗那翕純皦繹以崇嚴祖考殷薦宗祀配帝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曷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補

逡奔走在廟

禮記大傳執豆籩逡奔走鄭注逡疾也疾奔走言勸事也周頌曰逡奔走在廟補

喬樅謹案逡毛詩作駿傳云駿長也箋云駿大也皆與禮記注義異記注用齊詩說駿與逡古通爾雅釋詁駿速也速卽疾之義

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

禮記大傳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鄭注斁厭也言文王之德不顯乎不承成先人之業乎言其顯且承之人樂之無厭也補

喬樅謹案毛傳云顯於天矣見承於人矣不見厭於人矣鄭箋云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之志與言其承順之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毛以不顯不

承爲美文王鄭則指助祭者而言與禮記注義異孔疏以爲禮注在前詩箋在後故不同胡承珙曰詩頌文王當是美文王之德下篇卽云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則以不顯不承爲美文王者於義爲優也

維天之命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禮記中庸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鄭注天所以爲文王所以爲文皆由行之無已爲之不止補

喬樅謹案毛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鄭箋云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攷趙岐孟子注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無極卽不已之義廣雅極已也可證無極正釋詩之不已此詩毛敘云太平告文王也太平之事莫大乎制禮作樂以周禮爲天命之精致太平之具此聖門之微言大義而孟仲子著書論詩所親受於孟子者觀中庸引詩下文卽言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卽子思述聖人言詩之旨爲孟仲子師說傳授之所本也鄭箋動而不止二語與記注詞意亦同蓋用齊詩之說以申毛義

識以謚我

說文言部識嘉善也詩曰識以謚我補

喬樅謹案毛詩假以溢我傳云假嘉溢愼也爾雅釋詁溢愼也舍人曰溢行之愼某氏曰詩云假以溢我愼也爾雅注多據魯詩釋文於假以溢我不言韓詩字異則知魯韓皆與毛同說文所引葢齊詩之文也段氏說文注云謚徐鉉本作溢此用毛詩改竄也廣韻引說文作謚謚謚皆本字假溢皆叚借字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引作何以恤我何者誄之聲誤恤與謚同部堯典惟刑之謚哉古文亦作恤馬瑞辰曰恤當爲佖之假借說文佖靜也正與爾雅釋詁溢愼謚並訓靜者同義廣雅靜安也靜我卽安我猶詩言綏我眉壽綏亦安也假以溢我謂善以綏我也喬樅謂今文尚書與齊詩並傳自夏侯始昌同一師承今文尚書恤作謚尤足證說文所引誄以

謚我爲齊詩之文無疑也

維清

維清緝熙

春秋繁露楚莊王篇文王作武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

補

又三代改制質文篇文王受命作宮邑于豐命相臣曰宰作武樂制文禮以配天補

喬樅謹案毛詩敘云維清奏象舞也蔡邕獨斷載魯詩敘云

維清奏象武之所歌也象武卽武象賈逵左傳注云象文王之樂武象也舞武古通用字此篇三家與毛同義

班固封燕然山銘維清緝熙 補

文王之典肇禋

喬樅謹案文王之典鄭箋云天下所以無敗亂之政而清明者乃文王有征伐之法故也文王受命七年五伐又肇禋箋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柞伐也鄭君此箋是據齊詩爲說攷尚書大傳云文王一年質虞芮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紂乃因之羑里五年之初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文王出則克者六年伐崇則稱王伏湛述齊詩說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是其事也尚書中候我應曰柞伐弱勢注云

伐紂之柞黨以弱其勢若崇侯之屬我應又曰伐崇謝告注云謝百姓且告天主爲崇也緯學亦本齊詩陳氏稽古編曰維清篇惟鄭氏釋之最明而後儒莫用者因祭天柞伐之說出於緯書耳源謂文王之伐崇類祭見皇矣詩類祭之爲祭上帝見尚書及禮記則以肇禋爲文王始祭天非無稽之談也周世武功惟文王最多文王武功以伐崇爲大故文王有聲篇言繼伐獨舉伐崇爲言皇矣篇之是類又正指伐崇之事則肇禋雖言祭實美文王征伐之功以經證經柞伐之言非謬矣

烈文

錫茲祉福

漢書宣帝紀錫茲祉福 補

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

禮記中庸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鄭注不顯言顯也辟君也此頌也言不顯乎文王之德百君盡刑之諸侯法之也 補

於乎前王不忘

禮記大學詩云於乎前王不忘 補

天作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

喬樅謹案尚書大傳云大王去豳邑岐山周民奔而從之者三千乘止而成三千戶之邑卽此頌所言天作高山大王荒之是也鄭君詩箋云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益亦據齊詩之說

昊天有成命

漢書郊祀志丞相衡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卽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卽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鄗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又博士師丹等議以爲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天地以王者爲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爲萬世基 補

喬樅謹案毛詩昊天有成命敘以爲郊祀天地之詩蔡邕亦
云郊祀天地之所歌也是魯詩義與毛同今觀匡衡師丹奏
議並言成王郊祀天地於雒邑當卽據齊詩此篇爲說
夙夜其命宥密
禮記孔子閒居夙夜其命宥密鄭注其讀爲基基謀也密靜
也言君夙夜謀爲政教以安民則民樂之補
喬樅謹案毛傳訓基爲始從國語叔向之說鄭君禮注用齊
詩故與箋義不同
鹽鐵論未通篇周公抱成王聽天下恩塞海內澤被四表矧
惟南面含仁包德靡不得其所詩云夙夜基命宥密補
我將

漢書郊祀志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禮作樂天子曰明堂
辟雍諸侯曰泮宮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內各
以其職來助祭補
喬樅謹案毛詩敘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蔡邕獨斷載魯
詩敘亦云我將一章十句祀文王於明堂之所歌也明堂月
令論以明堂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引禮記盛德篇明
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其外有水名曰辟雍今據班志
語知齊詩與魯毛說同
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
漢書刑法志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師古曰周頌
我將之詩也言法象文王之德以爲儀式則四方日以安靖

也補

喬樅謹案德毛詩作典左氏昭六年傳引詩作德與刑法志同靖毛傳訓爲謀鄭箋訓爲治師古此注與毛鄭訓異蓋用舊注齊詩之義也

時邁

儀禮大射儀鄭注時邁者太平巡守祭山川之樂歌補

喬樅謹案此卽齊詩時邁之敘

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漢書郊祀志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懷柔百神咸秩無文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補

班固東都賦禮神祇懷百靈補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儀禮大射儀鄭注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補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

鹽鐵論論菑篇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爲天下殃以母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厭而不揚詩云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補

易林大畜之咸櫜戢甲兵歸放馬牛徑路開通國無凶憂補

漢書五行志詩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補

禮記樂記鄭注兵甲之衣曰櫜詩曰載櫜弓矢補

儀禮大射儀鄭注詩曰我求懿德肆於時夏補

喬樅謹案鄭君大射儀注又引呂叔玉說以肆夏爲卽時邁

之詩馬瑞辰曰周官鍾師注引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渠思文也元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亡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案所云頌不能具謂不能備有九夏耳其以肆夏爲周頌時邁等詩正同呂說故此詩箋云樂歌大者稱夏思文箋又云夏之屬有九賈疏乃以頌不能具謂內無此詩正義亦云鄭以九夏別有樂歌之篇非頌也失鄭恉矣

荀悅漢紀序先王光演大業肆于時夏補

執競

鍾鼓鍠鍠磬管鏘鏘降福穰穰降福簡簡

漢書禮樂志詩曰鍾鼓鍠鍠磬管鏘鏘降福穰穰書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故樂者聖人之所以感天地通神明安萬民成性類者也補

荀悅漢紀五詩云鍾鼓煌煌磬管鏘鏘降福穰穰補

鹽鐵論論菑篇好行善者天助以福符瑞是也周文武尊賢受諫敬戒不殆純德上休神祇相貺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補

喬樅謹案鍠鍠毛詩作喤喤鏘鏘毛詩作將將說文及風俗通引詩竝作鍠鍠是三家文同荀悅漢紀引詩作煌煌疑即鍠鍠之譌詩釋文云將將說文作鏘鏘行貌也鏘鏘蓋魯韓之異文穰穰鹽鐵論本或作瀼又作攘攘亦即穰之譌

思文

漢書郊祀志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禮作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補

喬樅謹案毛詩敘言思文后稷配天也蔡邕獨斷載魯詩敘同今據班志云云是齊詩說思文篇亦與魯毛同義

詒我來麰

說文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也二麥一夆象其芒朿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詩曰詒我來麰補

喬樅謹案毛詩詒作貽魯詩曰飴我釐麰韓詩曰貽我嘉麰說文所引蓋齊詩之文鄭箋云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涕以燎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此謂遺我來牟書說烏以穀俱來云穀紀后稷之德正義引禮說曰武王赤烏穀芒應周尚赤用兵王命爲牟天意若曰須暇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卽位此時已三年矣穀蓋牟麥也詩曰貽我來牟是鄭所據之文也書說烏以穀俱來云云尚書旋璣鈐及合符后皆有此文喬樅謂書說禮說竝與齊詩同一師傳鄭箋之語當卽本齊詩班固典引言朱烏黃鵽之事亦皆用齊說詩釋文云牟字或作麰麰蓋麰之或體

噫嘻

浚發爾私

鹽鐵論取下篇君篤愛臣盡力上下交讓而天下平浚發爾

私上讓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補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云浚本又作駿是釋文本作浚正義作駿與又作本同鄭箋訓駿爲疾攷爾雅釋詁駿速也說文趜行速趜趜也訓義竝同浚卽趜之叚借私毛傳云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與鹽鐵論說同惟以駿訓大其義微異

振鷺

禮記仲尼燕居徹以振羽鄭注振羽樂章也振羽振鷺補

喬樅謹案毛詩敘曰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蔡邕所載魯詩敘同今據禮記語則振鷺又爲大饗徹器之所歌矣

漢書匡衡議曰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存三統也

見梅福傳補

喬樅謹案漢書言元帝時匡衡議以爲宋已失其統而失國宜更立殷後爲始封而上承湯統孔子殷人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爲湯後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遂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子眞之辭與稚圭同足知其說詩亦皆爲齊學也

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禮記中庸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鄭注射厭也永長也補

喬樅謹案射毛詩作斁義同馬瑞辰曰按終與衆雙聲古通用後漢書崔駰傳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衆譽義本三家詩

終卽衆之假借猶詩衆穉且狂卽言終穉且狂也中庸釋此詩曰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有譽於天下卽衆譽也詩承上在彼無惡在此言之亦爲衆譽正義讀如終始之終失之

班昭女誡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 補

豐年

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禮記郊特牲鄭注詩頌豐年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禮補

有瞽

設業設虡崇牙樹羽

禮記明堂位鄭注簨虡所以懸鐘磬也橫曰簨飾之以鱗屬植曰虡飾之以嬴屬羽屬簨以大版爲之謂之業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爲重牙以挂懸紘也周又畫繪爲羣載以璧垂五采羽于其下樹於簨之角上飾彌多也周頌曰設業設虡崇牙樹羽 補

喬樅謹案說文云業大版也所以飾懸鐘鼓捷業如鋸齒以白畫之象其鉏鋙相承也牙卽業之上齒皇氏云崇重也謂刻畫大版重疊爲牙是也靈臺詩虡業維樅毛傳云樅崇牙也正義謂以采色爲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失之

應鼛縣鼓

禮記明堂位周縣鼓鄭注縣縣之以簨虡也周頌曰應鼛縣

鼓補

喬樅謹案毛詩應田縣鼓傳云田大鼓也箋云田當作轉轉小鼓在大鼓旁應鞉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攷周禮大師令奏鼓轉注引鄭司農云轉小鼓也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鼓爲大鼓先引故曰轉轉讀爲導引之引元謂鼓轉猶言擊轉詩云應轉縣鼓爾雅釋樂郭注引詩同是知齊魯今文字皆作轉也陳氏禮書曰儀禮朔鼙郎轉鼓也以其引鼓故曰轉以其始鼓故曰朔是以儀禮有朔無轉周禮有轉無朔馬瑞辰曰按陳說是也釋名鼙裨助鼓節也聲在前曰朔朔始也在後曰應應大鼓也轉以引鼓在前可知轉之郎朔詩言應轉鼙前後皆備矣

肅雍和鳴先祖是聽

禮記樂記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鄭注言古樂和且敬補

喬樅謹案雍毛詩作雝史記樂書引詩與禮記同是三家文皆作雍

永觀厥成

班固辟雍詩永觀厥成補

潛

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鱨鱨鰋鯉

易林比之觀鱣鮪鱨鰋鯉眾多饒有一笱獲兩利得過倍益之晉同

禮記仲尼燕居客出以雍徹鄭注雍樂章也補

班固西都賦食舉雍徹補

喬樅謹案周禮樂師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注云徹者歌雍

在周頌臣工之什論語雍徹注引馬融云天子祭於宗廟雍

以徹祭是宗廟之祭及食舉樂並歌雍以徹也又周禮小師

徹歌大饗亦如之賈疏云大饗饗諸侯之來朝者徹器亦歌

雍若諸侯自相饗徹器卽歌振鷺仲尼燕居云徹以振羽是

其事也雍本禘太祖之所歌用之徹祭又用之大饗李善文

選注釋食舉雍徹引禮記客出以雍徹爲證是讀以雍徹絕

句謂歌雍以徹也又言以振羽者謂兩君相見諸侯大饗之

禮則歌振鷺以徹也禮記正義讀客出以雍爲句言客出之

時歌雍以送之失其義矣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

鹽鐵論申韓篇頌曰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此天爲福亦不小

矣補

武

漢書禮樂志武王作武武言以武功定天下也補

禮記仲尼燕居鄭注武象武王之大事也明堂位鄭注象謂

周頌武也以管播之補

春秋繁露質文篇武王受命作宮邑於鄗制爵五等作象樂

繼文以奉天補

喬樅謹案周頌言奏者獨維清及武二篇以此二詩有歌有

舞也維清象文王之武功武象武王之武功故其樂皆名爲象蔡邕獨斷云維清奏象武之所歌也象武亦曰武象賈逵左傳注云象文王之樂武象也文王之樂名象武王之樂亦名象墨子云武王勝殷事成功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武是也文王之樂曰武武王之樂亦曰武春秋元命包云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故曰武呂氏春秋云武王伐殷克之歸乃薦俘馘于京大室令周公爲作大武是也又白虎通禮樂篇曰周樂曰大武象周公之樂曰酌合曰大武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之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時天下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白虎通之說與春秋繁露合是齊魯詩家義同武本文王樂名詩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及武王克殷繼文而卒成武功又定大武之樂故蔡邕獨斷載魯詩敘云武奏大武周武所定一代之樂之所歌也言周武所定者明文王已作武樂也鄭注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諸篇以象爲周頌之武注仲尼燕居以武爲大武正與諸說相合胡承珙並譏其失過矣

閔予小子

遭家不造

漢書敘傳遭家不造 補

煢煢在疚

漢書匡衡上疏曰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

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

喬樅謹案瑩瑩毛詩作嬛嬛釋文云崔本作煢疢本又作宎說文宎字下引詩煢煢在宎嬛嬛在疚此兼採三家及毛詩也說文煢回疾也从𠂤營省聲段氏注云煢引申爲煢獨取徘徊無所依之意作嬛者段借字也宎亦疚之假借

念我皇祖陟降廷止

漢書匡衡疏曰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佑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念文王武王之德奉而行之故鬼神上下臨其朝廷

喬樅謹案我毛詩作茲廷毛詩作庭傳云庭直也箋云上以直道事天下以直道治民義與此注不同師古之語蓋述舊注所稱齊說也馬瑞辰曰倉頡篇云廷直也廷與庭同義其說亦通

敬之

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

漢書郊祀志匡衡奏議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

易林升之節日就月將昭明有功靈臺觀賞膠鼓作仁補

喬樅謹案據此知齊詩說亦以靈臺辟雍同處膠鼓作仁謂

膠庠及鼓宗也

示我顯德行

春秋繁露身之養重於義篇聖人事明義以炤耀其所闇故民不陷詩云示我顯德行先王顯德以示民民樂而歌之以爲詩說而化之以爲俗故不令而自行不禁而自止從上之意不待使之若自然矣補

喬樅謹案說郛載詩緯汜厤樞曰聖人事明義以炤耀其所闇故民不陷詩云示我顯德行與春秋繁露文同

小悉

自求辛螫

易林履之泰蠆室蜂戶螫我手足不得進止爲吾害咎屯之明夷

蠆之觀同補

喬樅謹案螫韓詩作赦云赦事也見毛詩釋文攷爾雅釋詁事勤也則辛赦猶言辛勤耳鄭箋云女如是徒自求辛苦毒螫之害義異韓詩而與易林語意正同蓋用齊說改毛又據易林言蠆室蜂戶則齊詩以莽蜂爲蜂蠆之蜂也

擊允彼桃蟲拚飛維鳥

焦氏易林桃蟲生雕補

喬樅謹案藝文類聚九十二引焦氏易林謂桃蟲生雕或云布穀生子鴟鴞養之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三引同雕者鷙鳥也鷹鸇之屬毛傳云桃蟲鴟也鳥之始小終大者鄭箋云鴟之所爲鳥題肩也或曰鴟皆惡鳥也題肩卽鷹之別名見禮

記月令注爲猶化也陸璣草木疏云桃蟲今鷦鷯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爲鷹故俗語鷦鷯生鷹馬瑞辰曰按爾雅釋鳥桃蟲鷦鷯郭璞云桃蟲巧婦也方言說巧婦之名或謂之過贏猶桑蟲之化螟蛉亦名果贏也豳詩言鴟鴞取子喻武庚之誘管蔡猶鴟鴞取布穀之子使化鴟鴞也此詩桃蟲飛鳥喻管蔡之從武庚猶布穀之子爲桃蟲所養而化鴟鴞也呂氏春秋仲春紀鳩化爲鷹高注鳩蓋布穀則布穀與鷹互相變化由來久矣

予又集于蓼

易林觀之益去辛就蓼毒愈酷甚 補

載芟

南齊書樂志漢章帝時元武司馬班固奏用周頌載芟以祠先農 補

喬樅謹案毛詩敘以載芟爲春藉田而祈社稷也蔡邕獨斷同是三家與毛同義故班固奏用此詩爲祠先農之樂歌

有馥其馨

喬樅謹案毛詩有椒其馨傳云椒猶馞也釋文云沈作俶尺叔反去作椒者誤也阮相國撃經室集曰案椒字乃馥字之誤隸釋卷十八冀州從事張表碑引作有馥其馨隸續卷十一膠東令王君廟門斷碑亦作有馥其馨是漢之經文作馥明矣晉左九嬪納楊后贊曰有馥其馨見藝文類聚十五傅咸荅潘尼詩曰有馥其馨藝文類聚三十一是晉猶作馥矣沈重作俶尺叔反馥字切音

廣韻集韻皆以房爲雙聲尺字疑是房之訛且云作椒者誤也此不知唐以前何時寫者損滅馥字又損房爲尺又誤叔爲俶又由俶形與椒近而誤爲椒陸氏釋文云無故改爲俶而不知俶乃馥切音字之誤冒也毛傳椒猶馞也當作馥猶馞也此蒙上有馞其香而言馞香與馥香同若是握椒椒檄之椒傳箋皆不容無解椒之辭而椒猶馞也爲不辭矣此經文明是馥字之本證然非漢晉四證則此字無由臆造永不知其誤而又誤矣歙縣程少農恩澤云詩苾芬孝祀文選注一切經音義並引韓詩作馥芬孝祀馥字形聲不謬於六書可補說文之遺元又謂馞苾同必義同馥音亦同馥所以毛傳云馥猶馞也馥與馞同此亦詩義同字變之例也處義卽伏犧宓子賤皆房六切亦必复同音之證喬嶽嚴經音義上引字林云馥香氣盛也正詩馥字之訓廣雅釋訓馥馥芬芬香也馥馥亦卽苾苾小雅信南山曰苾苾芬芬三家詩作馥馥芬芬蔡邕司空臨晉侯楊公碑曰祀事孔明又曰馥馥芬芬是其明證何晏景福殿賦亦云馥馥芬芬皆用詩信南山語廣雅所釋卽據三家詩訓義也馬瑞辰曰上林賦云芬香漫鬱酷烈淑郁淑郁正芬香貌淑俶古通俶又與埱義近說文埱氣出土也土氣謂之埱穀氣謂之俶義正相近馬說亦通俶古文作淑見聘禮注淑馥同部三家今文正作馥字毛氏以淑爲馥之通假水旁與木旁形近遂誤作椒耳若毛詩同三家作馥則馥椒字形迥別無緣致誤沈重亦無因改字爲俶矣

艮耜

其餉伊黍其笠伊糾

禮記郊特牲鄭注詩曰其餉伊黍其笠伊糾言野人之服也

補

喬樅謹案說文云糾三合繩也倉頡解詁亦云繩三合曰糾郊特牲言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又言草笠而至尊野服也是詩其笠伊糾謂以草爲笠其繩惟三合之耳

百室盈止婦子宜止

鹽鐵論力耕篇古者尚力務本而種樹繁躬耕趣時而衣食足雖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務也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詩曰百室盈止婦子宜止

補

絲衣

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

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漢書郊祀志周頌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吳不敖胡考之休師古曰基門塾之基也吳讙譁也敖慢也考壽也休美也言執祭事者或升堂室或之門塾視牛羊之牲及舉大小之鼎告其致絜神降之福故獲壽考之美曰何壽之美者歎之之言也

案毛詩定本作不娛釋文云說文作吳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當作吳从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音胡化反此音恐贊設也郊祀志吳字注無音必本作吳而今譌爲吳耳

喬樅謹案說文吳大言也从矢口矢从大象形故吳爲大言
毛傳云吳譁也譁卽大言之謂又說文吳下重文㕣云古文
如此攷說文夭放也从大从吳古文作㕣从口夭者取放之
義謂放言也昊天宇从夭有廣大之稱與㕣字從夭訓爲大
言同意吳者吳之變體何承天音胡化反葢讀若瓠說文夲
所以驚人也从大从干一曰大聲也讀若瓠是其明證故詩
碩人傞傞韓詩作扈扈何音葢非無本其以吳爲誤則失於
考校耳毛傳反箋皆訓吳爲譁吳譁亦一聲之轉眾經音義
卷十一鋘此古文奇字鋘尤可見吳之古音有讀爲胡化反
也

喬樅又案毛傳訓考爲成師古注訓考爲壽與毛義異葢本
舊注齊說鄭箋云此得壽考之休徵亦據齊詩以易毛義也
禮記禮器鄭注繹祭之禮旣設祭於室又事尸於堂孝子求
神非一處也周禮曰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詩頌曰自堂徂
基補

勺

儀禮燕禮若舞則勺鄭注勺頌篇告成大武之樂歌也萬舞
而奏之所以美王侯勸有功也補

漢書董仲舒傳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和洽百王
同之虞氏之樂莫盛於韶周之樂莫盛於勺張晏曰勺周頌
篇名言能成先祖之功以養天下也補

春秋繁露質文篇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宮邑於洛陽成文武

之制作㫃樂以奉天 補
喬樅謹案㫃毛詩作酌釋文云字亦作汋春秋繁露㫃字疑
卽汋之譌荀子及左氏傳並作汋儀禮禮記及漢書並作勺
勺卽汋之省汋酌訓義相近古通用字
漢書禮樂志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 補
禮樂志簫勺羣慝晉灼曰勺周樂也言以樂征伐也 補
喬樅謹案毛詩序以酌爲告成大武白虎通禮樂篇云周樂
曰大武象周公之樂曰酌合曰大武鄭君儀禮注亦云勺告
成大武之樂歌是三家與毛氏義並相同周之樂莫盛於勺
者謂文王武王之武功至是大成故爲極盛耳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實維爾公允師
儀禮燕禮鄭注勺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又曰實維爾公
允師 補
喬樅謹案毛傳訓養爲取陳奐曰此古義也禮記羣鳥養羞
鄭注羞謂取食則養羞猶言取食也馬瑞辰曰逸周書允文
解曰遵養時晦晦明遂語于時允武孔晁注云養時闇昧而
誅之使昧者修明而遂告以言武也王肅釋傳亦云率以取
是紂定天下以除晦說文養古文作羖从羊攴攴从又卜聲
又手也手所以取故養字古有此義喬樅謂張晏漢書注云
勺言能成文武之功以養天下也以養天下猶言以取天下
故爲成文武之功鄭君箋詩以遵養時晦謂養是闇昧之君

以老其惡用韓詩外傳說別爲一義

班固封燕然山銘鑠王師兮征荒裔補

桓

屢豐年

班固靈臺詩屢惟豐年

于以四方克定厥家

漢書匡衡疏曰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治矣師古曰言欲治四方者先當定其家從內以及外

喬樅謹案此與毛詩傳箋義異

般

易林萃之比德施流行利之四鄉雨師灑道風伯逐殃巡狩

封禪以告成功盖之復旅之小過同補

喬樅謹案毛詩敘云般巡狩而祀四嶽河海也般樂也蔡邕獨斷云般巡狩祀四嶽河海之所歌也是三家與毛序同胡承珙曰按此詩與時邁相似但時邁敘云巡狩告祭柴望也所重在告祭天神而山川百神皆在從祀之數故經首言昊天然後及百神河嶽郊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燔典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說文柴燒柴焚燎以祭天神鄭王制注柴祭天告至也此可見時邁以柴爲重望秩山川不過連而及之耳般則絕不及柴燎惟祀山川而已此其所以不同況時邁言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明是頌武王初克商後巡守祭告之事般則通言陟山翕河敷天裒對似當爲既定天下後時巡

四方而作也漢儒於二詩皆有封禪之說而毛皆不言墠封禪之禮古者帝王巡守必皆行之封卽堯典封二山之封鄭注書大傳云祭者必封封亦壇也禪與墠同東門之墠傳云墠除地町町者然則封土爲壇除地爲墠乃巡守祭祀之常事故經典皆未嘗特言之耳

於皇時周

班固靈臺詩於皇樂胥補

喬樅謹案般詩序云般樂也鄭箋釋於皇時周云皇君也於乎美哉君是周邦班固於皇樂胥之語卽本般詩

於繹思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云於繹思毛詩無此句齊魯韓有之今毛詩有者衍文也崔集注本有是採三家之本崔因有故解之正義云此篇末俗本有於繹思三字誤也臧鏞曰此句涉上賚篇而誤卽在三家亦爲衍文馬瑞辰曰賚篇以於繹思與首三句爲韻若此篇增於繹思則與山河不相協且賚詩於繹思承上敷時繹思而申言之般詩則上無所承不得言於繹思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四十七終

善化劉鐸
湘陰吳宗實校

齊詩遺說攷十一

南菁書院

侯官陳喬樅僕園著

齊詩頌二

魯頌

漢書地理志魯地奎婁之分埜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僮取慮皆魯分也周興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以爲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瀕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者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 補

駉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

喬樅謹案毛詩駉駉牡馬釋文駉古熒反說文作驈又作駉同不言韓詩字異則韓與毛同作駉可知駉駉盛齊魯之異文胡承珙曰今本說文驍良馬也駉馬盛肥也詩曰四牡駉駉牧馬苑也詩曰在駉之野案說文驍下本不引詩釋文當是駉又作驍葢陸所見毛詩有作驍一本耳下乃云說文作駉駉同陸所見說文自作駉駉牡馬與今本異許僎三家詩作駉駉而馬肥盛之訓正與毛訓駉爲腹幹肥張者同義毛多借字此特借馬苑之駉字爲之耳至牧馬苑乃駉之本義其引詩在駉之野段氏注云宜本作在冋之野詩言牧馬在冋故許引之以證从馬冋會意馬在冋爲駉猶草木麓于地爲麓也喬樅攷玉篇駉馬肥壯盛貌駉同上又牧馬苑也是以駉與駉爲一字之異體此詩名篇葢取牧馬之冋故楊雄大僕箴云牧于冋野而詩人興魯又東皙云騅駓在冋史克以頌魯侯郤昂云里克賦在冋之頌說文以冋爲古文坰爲冋之或體則知三家詩皆當以坰名篇也

頍水

禮記王制鄭注頍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又禮器鄭注頍郊之學也詩所謂頍宮也補

喬樅謹案毛詩作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葢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箋說與白虎通同葢用齊魯之義說文云泮諸侯饗射之宮西南爲水東北爲牆其說獨異攷許氏五經異義釋辟雍據韓詩說鄭君駁異義據禮記王制謂大學

卽辟雍又據詩頌泮水爲泮宮復與辟雍同義之證然則知鄭所云半水謂以南通水是用齊詩之說許所云西南爲水是用韓詩之說也水經泗水注云魯泮宮在高門直北道西宮中有臺高八十尺臺南水東西一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百步東西六十步臺池咸結石爲之詩所謂思樂泮水也酈言西南通水與許氏合其所俾詩亦當爲韓矣

在預獻馘

禮記王制鄭注訊馘謂所生獲斷耳者詩曰在預獻馘 補

淑問如皐陶

漢書匡衡疏曰淑問揚乎疆外師古曰淑善也問名也

喬樅謹案師古此注與毛詩義異箋云善聽獄之吏如皐陶

者是以問爲問獄之問

克廣德心

班固竇車騎北征頌克廣德心 補

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易林比之噬嗑蒼梧鬱林道易利通元龜象齒寶貝南金爲吾歸功 補

又萃之中孚元龜象齒大賂爲寶稽疑當否衰微復起 補

喬樅謹案毛傳訓賂爲遺鄭箋訓大爲廣胡承珙曰大賂二字句屬上下與韋固既伐昆吾夏桀文法相同胡說是也觀易林言元龜象齒大賂爲寶亦以大賂包上元龜象齒是其證矣

閟宮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

春秋元命包曰姜嫄遊於閟宮其地扶桑履大人跡而生稷

卦之得震故周蒼代商 補

喬樅謹案閟宮毛傳引孟仲子曰是禖宮也生民篇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歆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傳曰古者必立郊禖焉元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帝高辛之帝也從于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箋云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禖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於是遂有身生子是爲后稷據此是姜嫄祀於郊禖因遊禖宮

也元命包以閟宮爲神禖之宮與孟仲子說正合春秋緯用齊詩詩齊魯韓說后稷感天而生故周爲姜嫄立廟卽爲后夫人祀郊祈子之宮謂之禖宮太平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曰王者一歲七祭天仲春后妃祀郊禖禖亦祭天也禖宮在於南郊故謂之郊禖然則魯亦有祈禖之宮矣

周禮大司樂鄭注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閟宮閟神之 補

喬樅謹案閟宮箋云閟神也姜嫄神所依故曰神宮說文祕神也閟與祕音義同古有神禖之稱高辛以前祀女媧爲神禖風俗通云女媧禱祀神示而爲女媒因曰昏姻爲行媒所

始是也殷以元鳥生商爲嘉祥故祀娀簡於禖宮周以帝迹
術感爲神靈故祀姜嫄於禖宮變媒言禖神之也故曰閟宮
王謂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
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禮記明堂位鄭注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
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同五百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
百里詩魯頌曰王謂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爲
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補
漢書律厤志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
歲也 補
享以騂犧

春秋繁露郊祀對周公傳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
公聖人也有祭於天道故成王令魯郊也魯郊用純騂剛周
色上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 補
喬樅謹案何休公羊僖三十二年傳解詁云昔武王既沒成
王幼少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周公
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邵公所述多
公羊家師說故與春秋繁露合公羊爲齊學其稱詩皆齊說
也騂犧毛傳云騂赤犧純也鄭箋云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
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
此詩享以騂犧正魯郊用純騂之證曲禮天子以犧牛鄭注
犧純毛也純毛謂毛之純色者公羊傳周公白牡魯公騂犅

何休以騂犅爲赤脊但言赤脊則非純色可知若羣公不毛則又不盡赤脊矣

白牡騂剛

春秋繁露郊祀對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功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云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以爲報德之禮 補

喬樅謹案公羊傳文十三年解詁云白牡殷牲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剛者犅之叚借說文犅特也特牛父也則騂犅猶言騂牡耳公羊傳魯公騂犅用正字齊詩今文疑字當作犅犅字从冏取赤脊之義也

籩豆大房

禮記明堂位周以房俎鄭注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魯頌曰籩豆大房 補

三壽作朋

漢書禮樂志養三老五更於辟雍李奇曰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詩曰三壽作朋 補

喬樅謹案鄭箋以三壽爲三卿李奇以爲三老蓋據齊說與箋異義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

禮記明堂位革車千乘鄭注革車兵車也兵車千乘成國之賦也詩魯頌曰公車千乘朱英綠縢 補

公徒三萬貝胄朱綅

禮記少儀鄭注詩云公徒三萬貝胄朱綅亦鎧飾也 補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贊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言也夫荆楚剽輕好作亂迺自古記之矣 補

又嚴朱等傳贊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久矣其爲諸夏患也 補

又匈奴傳贊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久矣夷狄之爲患也 補

眉壽無有害

漢書匡衡禱廟文眉壽無疆 韋元成傳 補

奄有龜蒙

漢書諸侯王表序奄有龜蒙 補

令妻壽母

易林豫之否令妻壽母宜家無咎君子之歡得以長久 補

寢廟繹繹

周禮隸僕鄭注詩云寢廟繹繹相連貌也前曰廟後曰寢 補

喬樅謹案毛詩作新廟奕奕文選注引韓詩亦作新廟僻君章句以奕奕爲盛貌惟齊魯詩並作寢廟繹繹與毛韓文異奚斯所作孔曼且碩

班固兩都賦序皋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其義一也 補

喬樅謹案古今人表魯公子奚斯列上之下在第三等三家詩說皆以魯頌爲奚斯作與毛氏不同孔氏廣森云三家謂詩爲奚斯作者是也此與吉甫作頌其詩孔碩文義正同曼長也詩之章句未有長如此篇者故以曼言之毛傳謂奚斯作廟則孔碩且碩詞意窘複矣

後漢書曹褒傳昔奚斯頌魯考甫詠殷夫人臣依義顯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補

喬樅謹案叔通家世持慶氏禮慶普爲后蒼弟子於詩當習齊后氏故傳叔通此說卽本之齊詩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四十八終

善化劉鐸
湘陰吳宗實校

齊詩遺說攷十二

南菁書院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商頌

漢書地理志宋地房心之分埜也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虛也補

禮記樂記鄭注商宋詩也

案韓詩以商頌爲美襄公史記宋世家同鄭注樂記亦以商爲宋詩然則三家說並合矣

那

猗與那與

班固典引於穆猗那

又明堂詩猗與緝熙

植我鼛鼓

禮記明堂位殷楹鼓鄭注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殷頌曰植我鼛鼓補

我鼛鼓補

喬樅謹案毛詩作置我鼛鼓箋讀置爲植植鼛鼓者爲楹貫而樹之鄭讀卽據三家今文馬瑞辰曰按說文植戶植也或从置作櫃是櫃本植之或體詩作置者卽櫃之省借漢石經論語置其杖而耘正與詩假置爲植者同

既和且平

漢書敘傳既和且平補

烈祖

奏假無言時靡有爭

禮記中庸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鄭注假大也此頌也言奏大樂於宗廟之中人皆肅敬金聲玉色無有言者以時太平和合無所爭也補

喬樅謹案奏假毛詩作鬷假左傳昭二十年引詩作鬷嘏奏鬷一聲之轉假嘏雙聲故得通用鄭君此注以奏假爲奏大樂與毛詩傳箋義殊

我受命溥將

漢書匡衡謝毀廟告受命溥將韋元成傳補

元鳥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

詩含神霧曰契母有娀浴於元邱之水睇元鳥銜卵過而墮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見丹鉛總錄補

喬樅謹案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引詩傳曰湯之先爲契無父而生契母與姊妹浴于元邱有燕銜卵墮之契母得故含之誤吞之卽生契索隱曰按史所引出詩緯故曰詩傳喬樅謂褚少孫習魯詩所引詩傳當卽魯詩傳魯詩亡於西晉小司馬不見魯詩時惟詩緯尚存故據以爲說尚書中候言元鳥翔水事亦同詩緯

易林晉之剝天命元鳥下生大商造定四表享國久長補

禮記月令鄭注元鳥燕也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補

古帝命武湯

春秋繁露質文篇天將授湯主天法質而王祖錫姓爲子氏謂契母吞元鳥卵生契先發於胷忤長於人倫至湯體長專小足左扁而右便勞右佚左也性長於天光質易純仁補

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

漢書古今人表武丁小乙子補

喬樅謹案毛詩傳武丁高宗也箋云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者在高宗之孫子馬瑞辰曰按正義引王肅云在此高宗武丁善爲人之孫子與毛傳釋湯孫同義然節去善爲人之四字而謂之武丁孫子則不詞若如箋以爲在高宗

之孫子則此詩祀高宗何得不美高宗而美高宗之孫子乎
惟王尚書引之云經文兩言武丁疑皆武王之譌而武王靡
不勝則武丁之譌蓋商之先君受命不怠者在湯之孫子故
曰在武王孫子武王孫子猶那與烈祖之言湯孫也湯之孫
子有武丁者繩其祖武無所不勝故曰武王孫子武丁靡不
勝傳寫者上下互譌耳今按王說校正譌誤極爲精核大戴
禮用兵篇引詩校德不塞嗣武于孫子與此詩形聲相近于
劀王字脫下一畫耳在武王孫子下卽接言武王孫子武丁
靡不勝與文王篇侯文王孫子下卽接言文王孫子本支百
世文法正相似
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禮記大學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補
禮記王制鄭注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曰畿殷頌
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周亦曰畿補
班固西都賦封畿之內厥土千里
喬樅謹案畿圻字同圻界也毛傳訓畿爲疆疆猶界也路史
注引書大傳曰圻者天子之境也故爲天子所居州界之名
馬瑞辰曰邦畿二字同義邦者封之段借小爾雅封界也周
禮大司馬注封謂立封於疆爲界是封亦疆也界也文選西
京賦注引詩作封畿千里蓋本三家詩說文封从土从土从
寸守其制度也籀文从丰土作圭邦字亦从邑丰聲故通用
論語邦域之中漢書王莽傳作封域釋文亦曰邦或作封又

謀動干戈於邦內釋文云鄭本作封釋名邦封也皆邦與封同音通用之證封畿同爲疆界之稱猶肇域讀爲兆域兆亦域也喬樅謂據禮記引詩作邦畿知三家與毛皆爲邦字邦封義同漢儒引皆作封畿者避高帝諱改字也

長發

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元王桓撥

漢書禮樂志昔殷周之雅頌乃上本有娀姜嫄禼稷始生元王公劉古公太伯王季姜女太任太姒之德師古曰禼殷之始祖元王亦殷之先祖承黑帝之德故曰元王鄭說詩以元王卽禼也此志既言禼又言元王則元王非禼一人矣補

喬樅謹案詩於帝立子生商下卽接言元王桓撥則元王當指禼爲是不得以契元王爲二人漢志元王疑是相土之誤商頌長發言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何得畧而不數乎宣帝紀引詩率禮不越遂視既發文穎注亦指契言之是其明證漢書外戚傳殷之興也以有娀及有娄補又古今人表簡逿帝嚳妃生禼師古曰卽簡狄也補

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漢書宣帝紀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文穎曰遂徧也發行也言契能使其民率禮不越法度徧承視其教令奉順而行也相土契孫也烈烈威也截整齊也威武

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整齊也 補

喬樅謹案禮毛詩作履三家並作禮

又古今人表相土昭明子 補

喬樅謹案五行志云相土商祖契之曾孫代閼伯後主火星

宋其後也師古曰據魯典籍相土卽禹之孫今云曾孫未詳

其意喬樅謂古今人表以相土爲昭明子是爲契孫無疑五

行志蓋誤衍曾字耳

班固封燕山然銘勳凶虐兮截海外 補

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

帝命式于九圍

禮記孔子閒居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

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鄭注帝天帝也詩讀

湯齊爲湯躋躋升也降下也齊莊也昭明也假至也祗敬也

式用也九圍九州之界也此詩云殷之先君其爲政不違天

之命至於湯升爲君又下天之政教甚疾其聖敬日莊嚴其

明道至於民遲遲然安和天是用敬之命之用事於九州謂

侯王也 補

喬樅謹案湯躋毛詩作湯齊日齊毛及魯韓詩並作日躋與

齊詩文異

爲下國駿郵

禮記郊特牲鄭注詩云爲下國駿郵正義曰此所引者齊魯

韓詩也郵謂民之郵舍言成湯施布仁政爲下國諸侯在駿

民之處所使不離散 補

喬樅謹案鄭釋郵表畷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引詩畷郵爲證攷說文畷兩百閒道也廣六尺段氏注云百者百夫洫上之涂也兩百夫之間有洫洫上有涂是謂兩百閒道是之謂畷畷之言綴也眾涂所綴也於此爲田畯督約百姓之處若街彈室者然曰郵表畷又說文桓亭郵表也郵亭爲督約百姓之所故立表以示人玉篇云畷表也引詩爲下國畷流畷與綴字通故毛詩文作綴傳訓爲表郵毛詩作旒蓋亦以聲近通假傳訓旒爲章章亦表也不剛不柔布政優優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和者天地之美德達理也聖人之所保守也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非中和之謂與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養其身者其壽極命 補

喬樅謹案布政毛詩作敷政與齊詩文異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恿蒙何天之寵傳奏其勇

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詩云受小共大共爲下國恿蒙何天之寵傳奏其勇盧辯注殷頌長發之五章也頌湯伐桀除災之事恿信也言下國信蒙其富詩爲駿龐或古有二文或以義賦寵傳又爲龍敷 補

喬樅謹案盧辯所據詩毛氏也大戴禮所載用齊詩之文與毛氏異馬瑞辰曰考荀子榮辱篇引作駿蒙駿與恿龐與蒙

古竝聲近通用大學恂慄鄭注讀恂爲駿詩狐裘蒙戎左傳作厖戎是其證也此詩當以恂蒙爲正恂讀爲徇呂氏春秋忠廉篇高注徇猶衞也是徇有庇衞之義蒙通作幪說文幪蓋衣也廣雅釋詁幪覆也幪卽幏之俗爲下國恂蒙猶云爲下國覆庇耳荀子榮辱篇是夫羣居和一之道也下引詩此句爲證則恂蒙有羣相庇蔭之象法言震風淩雨然後知夏屋之爲幷幏也注幷幏益覆也恂蒙猶言幷幏耳上章言敷政故云爲下國之表章此章言奏勇故云爲下國之覆庇義固各有當也葸氏讀詩記引齊詩作駿龐皆叚借字說齊詩者遂以馬釋之誤矣喬樅謂大戴記師傳與齊詩同爲后蒼所授據大戴記所引則齊詩作恂蒙信而有徵董氏不見齊詩讀詩記無稽之言謬妄殊甚又毛詩何天之龍傳云龍和也箋云龍當作寵寵榮名之謂卽據齊詩改毛傳敷亦以聲同通用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

漢書刑法志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言以仁誼綏民者無敵於天下也師古曰殷頌長發之詩也武王謂湯也虔敬也遏止也言湯建號興師本猶仁義雖執戚鉞以敬爲先故得如火之盛無能止也

喬樅謹案志稱孫卿言云云考荀子議兵篇引詩施作發則班氏雖述孫卿語而所引詩則仍據齊詩之文遏毛詩作曷傳云害也又虔傳訓固也鄭箋同師古此注與毛異義是據

舊注齊詩之說馬瑞辰曰古者兵器惟鉞最重說文作戉引司馬法夏執元戉殷執白戚周左杖黃戉右把白旄也字林鉞王斧也故王者親征多秉鉞史記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正此詩秉鉞之謂曷遏爾雅釋詁並訓爲止曷當卽遏之省借則莫我敢遏猶魯頌則莫我敢承承亦止也又五行志上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于士眾抗威武所以征畔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包有三柲莫遂莫達

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漢書敘傳三柲之起本根既朽劉德曰詩曰包有三柲爾雅曰烈柲餘也謂木斫髡而復柲生也

又古今人表韋鼓昆吾係夏桀世師古曰豕韋國彭姓鼓卽顧國己姓昆吾姒姓國也三者皆湯所誅也

班固典引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

喬樅謹案柲毛詩作糦據鄭君玉藻臣孽注云孽當爲柲聲之誤則知柲爲糦本字也鄭箋以顧昆吾皆己姓師古以昆吾爲姒姓與鄭不同葢據舊注齊詩之說據周語彭姓豕韋己姓昆吾而古今人表又有劉姓豕韋則昆吾容或又有姒姓也馬瑞辰曰古今人表韋有三其一韋居下上在夏帝癸時其一大彭豕韋居上下在殷南庚陽甲時又其一劉姓豕韋居中上在武丁時按班固表於南庚陽甲之豕韋始言大彭豕韋則不以湯所伐之韋在帝癸時者爲彭姓矣葢湯滅

韋始以改封彭姓豕韋故鄭語但曰豕韋爲商伯不言在夏時爲侯伯也蓋夏時之韋其姓已不可考故人表不箸其姓鄭箋謂湯所伐卽彭姓豕韋誤矣至世本曰豕韋防姓防彭聲近以旁彭互通類之防姓卽彭姓亦未可以當此詩之韋也顧古今人表作鼓顧鼓雙聲故通用微子我不顧行遯釋文徐仙民音鼓是顧鼓同音之證

殷武

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

鹽鐵論論勇篇故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非畏其威畏其德也補

荀悅漢紀二十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補

喬樅謹案竹書云成湯十九年氐羌來貢此詩所言自彼氐羌是也竹書又云武丁三十四年氐羌來賓是高宗時亦有氐羌賓服之事詩追敘成湯功業卽所以頌高宗之能繼湯也後漢書西羌傳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則是詩之氐羌卽鬼方矣胡承珙曰世本注云鬼方於漢則先零戎先零亦爲西零漢臨羌西北塞外有僊海鹽池莽曰鹽羌卽今甘肅青海地此鬼方爲西戎之證賈捐之傳云武丁地南不過荊楚西不過氐羌此就三家詩說高宗亦有事於氐羌也馬瑞辰曰山海經內經云伯夷父生西嶽西嶽生先龍先龍生氐羌氐羌乞姓郭注伯夷父顓頊師今氐羌其苗裔也大戴五帝德篇言舜南撫交趾

大教鮮支渠廋氏羌據書大傳西方者鮮方也則鮮卽西當
作鮮及渠廋氏羌支乃譌字也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
命於下國封建厥福
班固西都賦故下民號而上訴之帝懷而降監乃致命乎聖
皇補
京邑翼翼四方是則
壽考且甯以保我後生
漢書匡衡疏曰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
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
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
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甯以
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
荀悅漢紀匡衡疏曰詩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此教化之原
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補
喬樅謹案王氏經義述聞云漢紀之文本於漢書匡衡傳而
傳載衡疏作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與漢紀不同者後人以毛
詩改之也案疏言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
所法故引詩四方是則以證之則亦法也若作四方之極則
失其指矣顏注所見已是改竄之本當據漢紀以正之喬樅
謂此詩三家並作京邑翼翼四方是則與毛文異據後漢書
魯恭疏云四方是則又張衡東京賦云京邑翼翼四方是視

是魯詩之文也樊準傳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李賢注曰韓詩之文也翼翼然盛也後魏書甄琛傳詩稱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後魏時齊魯詩已亡佚則所引韓詩也白帖兩引詩並同亦據韓詩

善化劉鐸
湘陰吳宗寶校